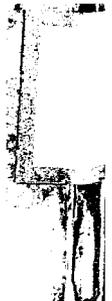


上元鏡

施蟄存著

上海水沫書店出版

1929



施整存的文章奉半着重心理描
寫，教人讀後有着軟綿、熱辣、
的滋味，可惜作名不太多，信不足
身謀者的胃口。也許以因不太多
的緣故，殆你是珍貴。這種文字
是我們需要的，緣其非硬梆、
的，那種文字可擬也。

健
疑

五七九廿

115
I 246.7
02



3 2169 0489 0



…施 蟄 存…

上元鏡

及其他

上 海
• 水沫書店版 •
1929

自序

此上元鑑一卷，凡短篇十種，近作爲多。編校既竣，將出版矣，欲有以語讀者。久之久之，不可得一語。將何所言？文字之優劣，藝術之良窳，讀者能求得之，自詡自謙，皆同嚼蠟。我惟於書有酷嗜，一卷在手，把玩不真，今有出於自己筆下者，居然成帙，亦私心一喜也。付梓初衷，誠卽在此，蓋未嘗敢有問世之想，仰廁作者之林，較一日之短長也。故或有以文字卑瑣，漫災梨棗相病者，是則發兌貿利者賈人，而我又未嘗強人以購吾書，當置不問。

一九二八年八月十四日夕 雨 施蟄存自記

閔行秋日記事 …… 一六
梅雨之夕 …… 一九

上元鏡

扇

天氣熱起來了，男的女的底手裏，出門時都搖着扇子了。將穿敝了的一件夾衫換去了身之後，我也想起：這時令是可以帶了扇子出門了。記得去年曾用過的那柄有朋友葉君寫着秦少游望海潮詞的福州漆骨摺扇還不破舊，中秋以後，將牠隨便放進了那隻堆存舊扇禿筆的櫥抽屜裏，不知如今還可以用品否。現在是百物昂貴的時候，一副起碼的粗粗地製成的扇骨，配上一頁白扇面，也得要半塊錢呢。如果去年的舊物，還拿得出去用用的話，何必再去買新的呢。

開了那只久閉了的櫥抽屜，把塵封了的什物翻檢了半晌，一個小紙包裹的

是記不起那年代收下來的鳳仙花籽，一個紙匣裏的是用舊了的筆尖，還有一枚人家寫給父親的舊信封裏却藏着許多大清郵票，此外，還有幾付殘破的扇骨，一個陳曼生的細硯，倒是精緻的文房具。再底下，唉，這個東西還存在嗎！——時間真不禁有些悠遠的惆悵。

那是安眠在抽屜底上的，棉紙封袋裏的一柄茜色輕紗的團扇。

現在，都會裏的女士是隨處都有電扇底涼風可以吹拂她們底玉體，而白晝沒有電氣的內地的城市裏的女士是流行着雀羽的扇子了。團扇，當然是過了時，市面上早已沒有了這一注貨色，年紀輕的後生，恐怕祇好在舊時代的畫本中去端詳一個美人底揮着團扇的姿態了。

我之看見了舊藏的團扇而惆悵，倒並不是因為牠底過時，一種扇子底過時，於我又有什麼關係呢。我之所以覺得惆悵，祇是爲了這一柄團扇是於我有

些瓜葛的。

那還是住在蘇州的少年時候的事哩。

父親因為要到師範學堂做監督而全家遷蘇的那一年，我才只九歲。到蘇州之後的第一個月，我記得很清楚，我整天地藏躲在醋庫巷裏的租住屋裏，不敢出外，因為我不會說蘇州話，人家說話，我也不懂得。

但有一天是非出去不可了，而且是出去和許多的說蘇州話的小朋友接觸，那是父親送我進附屬小學繼續讀書的第一天。先一夜，父親說：『阿寧，明天又要讀書去了。』

我說：『那裏去讀書？』

父親說：『附屬小學，就在師範學堂對面，放了夜學你還好來看我呢。我已經去和裏的先生說好了，原舊是三年級……』他又回過頭去對母親說：『將

來阿寧可以住到我學堂裏去，省得每天來來去去的走。」

母親笑笑，沒有加以可否。我心裏也木然，因為住在家裏和母親一處和住在堂裏和父親一處，在我是都願意的。

語言底難題又來到我心裏，我癡想着：一羣男女小同學在種着花的學校園裏環繞着我，笑着我底家鄉話。

過了一會，母親笑着說：「阿寧，爲什麼發着呆，爲了明朝要進學堂去，所以不高興着麼？」

我一聲也不響，呆想着。年老的唐媽在旁邊，又唱起她慣用的嘲笑我的歌詞：「賴學精，稱稱三百斤。」

我被激怒着說：「誰想懶學呀，爲的是怕說起話來給人家笑呀，況且，況且：我一個人也不認識，走進陌生的學堂裏去，叫我怎麼好呢。」

父親就說！『有什麼好笑，就是人家笑，也隨他們好了，過了三個月你一定也會得說蘇州話。如果說沒有人認得，那麼明朝可以和對面金家的惜官珍官同去，明朝早上我帶你去認識認識，搭個小朋友，以後也好一同伴兒早出晚歸，便當些。』

這樣，於是在進學堂的那天早晨，我認識了生平第一個女朋友：金樹珍。
惜官底名字是樹玉，是她底小兩歲的弟弟。

在能說蘇州話之前，很奇怪地，對了她，我居然很不羞赦地說着家鄉的話，而且說得很多，很瑣屑。我告訴她城隍山底風景怎樣好，西湖怎樣好——其實那個時候的西湖，還是很荒寒的，而我也祇跟了父親，從清波門出去約略地玩玩一了而已，我在家鄉的小學堂裏讀的是那幾本書，父親有怎樣幾本有好看的圖畫的書。她不能全懂地聽着我底奇怪的鄉音，不時地微笑着，但我並不

覺得如躲在屋子裏不敢出來的時候所想像着那樣的臉紅。

到我能夠自由地說蘇州話，我和她，當然還和她底弟弟，已經因為同級同學，隣居，兩重關係而成爲很親密的朋友了。我之所以後來不願意住到父親學堂裏去，如今回想起來，也就是爲了這個原故。但那時却並沒意識地覺察到這種心緒，只說是爲了要陪伴母親。

一年一年地，無知的童年如燕羽似地掠過了。我在學堂裏，除了他們姊弟之外，不會有過第三個朋友，每天，除了睡到我底小床上去的夜間和吃飯的時間之外，不會有過和他們倆分離的時候。於是到了第五年了。我們是在高等第四級。

如果這一年不遺留這一柄團扇給我，現在我還能夠想念起她嗎？我底迴憶還能不能捉到一個起因而曼衍開去嗎？誰知道

那時候的學制，兩級的小學堂是男女兼收的，但中學堂却男女分校了，高等第四級是兩級小學底最末一年，我因此常覺得心裏不寧靜，爲的是暑假畢業後，如果我依照着父親底主意，升學進草橋中學或師範學堂，而她依照着她底父親底主意，輟學家居，便失去了許多親近的機會。那一種心緒，雖然還不會懂得就是現在所謂戀愛底苦悶，但却時常感覺到有一個空虛的生涯將要來了似的煩亂。

於是，顯著的病象是春季小考失敗了。

我素來是個好勝的人，但那時候並不覺得是羞恥。我甚至還希望她和我一樣的對於功課怠惰下去，如果能得大家都留級一年，也是願意的，呀，那時候的心情，便是留級到三年，四年，五年，只要她也繼續地和我同學下去，也都是高興的，一年一度地讀着同樣的書本，只要有着她在課室裏，也就好似誦讀

着新的書了。

但是，她說留級是可羞的事，如果我真的連畢業考試也失敗了，在她畢業之後，她將不再和我繼續做朋友，也不許我到她家裏去，就是託名去看她弟弟，她也是要叫阿翠趕我出大門的，因為她看輕不用功的人。

我底知道不用功是可羞的，原來是因為她如此想着而我遂也如此想着的。於是大考的日期在揭示牌上公佈出來。我是被逼得每天晚上要在燈下整理功課了。但這倒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在幾個清朗的晚間，她和她底弟弟常在晚飯之後差了他們底阿翠過來叫我帶了書本去和他們一同溫理，而我便一定會得由唐媽管領着在月光下穿過清靜的街走進她家底廣漆牆門去。

一夜，月亮光光地，好像是五月望日底前後，天氣是如現在一樣的沉悶。因為距離大考祇有三四夜了，攢集着童稚的頭在燈光下溫習那最覺得艱難的理

料書，不覺得很夜深了。

收拾了書本，將要喊在廂房裏和她家的女僕們說閒話的唐媽的時候，一點亮綠的螢火悠然地從窗外的籬籬間穿過，在空搖盪了一會，便又悠然地浮上了屋簷。

她叫喊着「撲呀，撲呀」的時候，流螢早已曳着微光從牆東隱逝了去。

「今夜月亮很好呀，園裏一定有許多的螢火蟲，何不去看看呢，」樹玉叫了起來。

月下的園景，忽然浮上我腦裏來了，我冥想著這個時候，牆外的她家底小花園是—定有很好的風景的。茅亭裏的花礎凳上去坐坐，亂噪着青蛙的淺池邊去站一會兒，還那裏會想起回家去睡覺呢。那時候，我知道的，從她凝神着的目光裏，看出了她心中也在浮動着月下的園景，她一定是在想去採擷些夜來

香，橙子花，或石榴花；想到假山石旁邊去看月華和浮雲，想去聽青草叢裏的蛙跳進池水裏去的聲音和蜈蚣底聲音，想看從茅亭底頂上飛出來的蝙蝠或是那些像水上的柳葉似地飄浮着的螢火。

『去呀，你不要回去了，叫唐媽回去罷，你住在我們家裏去玩花園，夜裏和弟弟睡……』她伸起手來，不完全地說，眉宇間滿含着歡喜和最高的興趣。說完了，又飛步搶到房間裏去告訴她底母親。

結果是由她們把唐媽打發回家，我是不由分說地被留住了。

三個人由阿翠陪伴着，開了八角門，走進了花園。夜色果然是清麗萬分，到如今迴想起來，也彷彿如在目前的。但那時對於這種園景，倒並不會有特別的愛好和留戀，因為並不會想到此後是永不會有機緣再在這個園裏作愜心的夜遊。

那時所留戀和愛好的仍是她，我故意走在她身邊，或前一步，或依近着她並肩而走。青春底愛慾在我心中萌動着，但並不會自覺。樹玉膽子較小，不敢前行，祇跟着在我們後面，阿翠雖然年紀比我們大幾歲，但也還是有着童稚的心，她一路擷着花草，若即若離地同行。三條纖細的人影在草路上的花葉影間伸過去，在茅亭裏逗遛一會，在池塘邊也靜立一會，看看水中的月影，都覺得並無什麼話可以說。蛙從草叢中驚竄到水裏去，蝙蝠亂飛，榆樹上的巢中的烏鴉也在對着明月啞啞地啼起來，垂柳被月光篩着，如同織成了的魔網，螢火出沒在草堆裏。風景如此，我悄悄地凝看着她，黑的發光的眸子，小小的薄嘴唇，臉，耳，纖削的肩頭，都如有魅力似地深印在我心上了。

『扇子有嗎？拿來撲螢火蟲呀。』樹玉在一個小花架邊喊起來，原來那裏正有三四點螢火在流動。這時候，我才看見她手裏還帶一柄團扇。

直到後來能讀唐詩的時候，才知道「輕羅小扇撲流螢」這一番情景是早有古詩人低徊詠嘆過一番了。

螢是終於沒有撲到，但人却全疲乏了。參差地繞行着蜿蜒的小徑，雖然不說明，但各人都想着回進去了。緩步之間，絮絮地又說了許多的話，我很記得，從評品同學底學問說到考試，又支衍開去說到先生底公正和偏私，隨後又歸結到我們自己。

「書都還沒有溫習好呢，不知能夠考得出來嗎？」樹玉第一個煩惱着。

「還有三天好溫習呢，怕什麼呀。」我說。

她微笑着，在月光中我看得見，很清楚，是可愛的微笑。但我又知道，她底意思是頗有些譏諷的，她好像說：「怕又要像春季小考那樣的落第了。」

我自己覺得臉上熱起來，很有些害羞了：「但我是恐怕一定不會及格的。」

說着這樣的話，雖則動機是想掩飾剛才的誇大的失言，但說出口了之後，好像感覺到自己是真的要被留級了似的，心中忐忑不寧起來了。自己私下考問着自己，算術能夠及格嗎？英文的生字都記熟了嗎？歷史和地理溫習得怎麼了？自己以為最不成問題的作文，會不會臨時寫不起來呀？要是不能畢業的話，唉！別的倒不成問題，只是此地可自己也沒臉兒走進來了。

這樣凝想着的時候，却不留意到她正在窺伺着我。她將柔細的肘子觸一觸我底手臂：

「想什麼呀？」她問。

「我怕真的要沒有得畢業呢！」我躊躇地說。

「畢業的人都有獎賞的，校長室裏的桌子上排滿了許多書，筆，畫圖顏色，還有許多許多東西，看見了沒有呀？」樹玉得意地說。

但我是愈煩悶了。此時想來，真不懂那時候何以真會得有這樣幼稚的懊惱，但在那時候，這却真成爲一樁重大的心事。

「我是一樣也拿不到的，你們去多拿些罷，」我說着這樣的俏皮話。同時心裏也真感受到不會得到那許多獎品中的任何一種的煩悶。

她於是又用一瞥似憐憫又似懷疑的眼波斜睨着我，因爲那時候我們剛並行着，唉！樹珍，我是直到如今，成年以後，不會再看見過一縷和你那時底相似的眼光，因爲那是如何地天真啊！

我看她，在從簇葉叢中洩漏下來的月色中，憬然了好一會兒，她說：

「寧，你如果畢業了，我也獎一樣東西給你好不好？」

我不很清楚她何以忽然有了這樣一種思想，她何以說要獎給我一樣東西呢？在她這樣純粹的幼稚的心裏難道是想對於我有什麼獎勵嗎？這是在我如

今也還是一個神祕。

但那時候，她是說得很端莊似的。

「你說要獎給我什麼東西呢？」我問。

「獎？獎一樣好東西。」她笑着說，舉起手裏的那柄團扇來，「這個好不好？」

「這個嗎？我沒有用呀……」雖然這樣地說，但心裏是很想要這柄精緻的繪着古裝美人而又寫着什麼詩詞的羅扇。

「讓我看看吧，」我伸着手想去接了來。

「啊！不……」她退了一步。

我曾在那時候有些踉蹌地覺得失望，而同時想獲得的心却大大地激動起來，我發了小時候的老脾氣，撅着嘴不發一聲地走着，走着，就是這樣地進了

八角門。

在門邊，她歉然地說：『生氣了嗎，寧？畢業了給你呀，不可以等一等嗎？』

固然一則是爲了等不及，但同時也爲了怕真的要不能畢業，學堂裏的獎品不能得到在我是無有重要的，而這柄已允許了給我的她底團扇之終於不能獲得，倒真是有些兒不愜心的。

月光穿過了方格子窗而照滿了的小床上，樹玉是沉沉入睡了，而我，至今也當然不會忘記！稚氣的腦海中，整夜地浮盪着的是我底小情侶所曾應許給我的羅扇！

在朦朧中，我夢見月宮裏飛下來的如蛺蝶似的東西，是許多團扇，飄也飄

的在我周遭飛舞着，但我是雖然用了許多的精力，伸着手向空中，却一柄也抓不到，我是站立在禮堂外面的欄杆旁邊，禮堂裏排列了坐着的是同學和先生們，所有的先生都一齊坐着，穿着馬褂，禮堂中間的桌子上，陳列着許多獎品。不知道什麼人告訴我說這是正在行畢業禮，懂得了這個之後，果然看見那個長鬚鬚的校長正在把那一樣樣可愛的東西分給同學們，綴不出字母的婁兆麟也有份兒，他們對着我笑，但我却沒有。我氣苦着，我流着被羞辱的眼淚，但並沒有想走進去。而蚨蝶似的飛流着的扇子依然在四周旋繞。……

直到我哭醒轉來。

蠟壳窗上還並不很亮，太陽似乎還沒有出來呢，樹玉還沒有醒，我就起來了。我害羞不敢招呼她家底女傭打洗臉水，只是默默地又悄悄地躡足走出房來，半晒着陽光的樹枝上雀子噪着，玉簪花底白面上點着露水的淚，院子裏是

靜悄悄地。

走進書房，心想把功課趁這清早的時間溫理一些。但是首先看見的在書桌上的東西，不是書，不是文房具，……是曾經想了一夜的團扇呀！

即使是剛在萌芽着的青春的愛慾也會得將蒙昧的雲翳遮住了人底理智，我便是爲了這個原故，用天真的乾淨的手，爲了她的關係，自主地從桌子上取了她底團扇。

托詞說是要回到家裏去用早膳，堅辭了阿翠底邀留，我把這柄蒙了戀愛之眚的羅扇夾在書包裏忽忽地回到家裏。心中祇覺得快活。

雖則年輕，理智也畢竟漸漸地回轉來了。當她和她弟弟來邀我一同進學堂去的時候，我心裏會是很不寧靜着。應該告訴她嗎，我所曾做成了的罪惡？

她好像還不會知道似的；她難道今天沒有想起帶扇子嗎？……我心裏躊躇着，自己也甚至不敢帶了自己底摺扇上學去，爲的是怕她看見了之後想念起她自己底扇子來。

但是走在路上時，心裏總煩亂着，自己想：『寧，你是從不曾偷竊過人家底東西呀。』

於是，在沒有走到學堂之前，我到底說了出來，裝着苦悶的笑臉：『樹珍，你底團扇呢？』

『欸呀，忘却了呢！』她想起來，但已經快到學堂了。

『回家去也是尋不到的，我——』

『怎麼，你？——』

『在我家裏了……』

「呀，你拿去了嗎？快還我啊，我沒有肯給你哪，……你是不應該的。」

她凝視着我，用了譴責的眼光。

我守着沉默，還有什麼話好說呢，她是這樣地詞嚴理正！

她，也好像抑鬱得很，整天地寂靜着，時常用那責備的眼波看着我，沒有和我談話；也絕沒有和我笑過一笑。樹玉也甚至學着他姊姊的樣。於是我被輕視了一日，從沒有那天似的難過啊！

散學回家，我是決定取出這柄爲贓物的扇子來還給她了。我拿了這柄團扇，心裏不免有些不捨似地，一步一捱地到她家裏。

她用懷疑和驚異的眼光看着我，我趑趄地在她面前。

「還你，」

她似乎笑了，又似乎眼睛裏含着些淚，我不解，即使到了如今，如她那時

這樣的童年，何以居然能夠眼眶裏有着這種感動情緒的淚呢？

她伸出小小的白手來收了那精雅的她的扇子，但我却眼淚流出眶外了。

靜默了一會，她老是在看着我。

使我出於意外的是她再將這柄扇子遞向着我，破了愁顏，驟然一笑，說：

「你喜歡牠嗎？送給了你罷。」

我確曾凝呆地不知所措了一會兒，在我單純的心裏，確曾有一時猜不到她這個舉動是什麼意思，但結末是感謝地收下了這個紀念物。

我並且還大大地感動着。

我所驚奇的是何以她竟有這樣的理解：她不願意我負了竊盜的罪名，而終於使我獲得了愛物。這樣的處理，是我至今還佩服着，感激着的。她不是一個

能幹的女子嗎，是的，誰敢說不是呢？

畢業之後的辛亥革命使我隨着父親離開了蘇州，睽違了她，到如今是這樣地年久了。祇在間接的消息中，每年兩三次地得知了她底生活。她是嫁人了，而且有了孩子，在她底認識的人底口碑中，她依然是一個能幹的，善良的，美麗的

女子。

而我，性格仍是小時候那樣，過盡了青春，到了如現在這樣的可煩惱的中年，祇在對着這小時侯的友情底紀念物而抽理出感傷的回憶，天啊！能夠再讓我重演青春的浪漫故事嗎？

上元鐘

十三日

孩子們都在忙忙碌碌的把他們在鬧市裏買來的各式花燈點上。天色已傍晚了。一陣一陣的冥鴉在天井上飛過，看見這些紅紅綠綠的兔子燈，馬頭燈，被這般高興的孩子們牽着耍，也準得要覺得滿心歡喜地歸到牠們的平舖着天鵝絨的巢中銷度這個燈節。

忽然間，我想起前幾天正聽說她在忙着製花燈，此時想必早已完工，滿掛在她書室中了。自從初四那一天我會到她家去拜年以後，就沒有看見她過。我想借着看燈的原由去看她一遭也好。

打聽定了主意之後，不由的俯下頭來向我身上一瞧。唉！

我走入內室，媽正坐着啜茶，我說『媽，我要換一件袍子穿。』

『我原叫你穿那件新袍子，誰叫你不願意！』媽說。

『那件新袍子顏色淺得奇難看，誰肯穿着出去吃人家訕笑！』

『誰會訕笑你？還不是嶄新的杭綢皮袍，比你身上這件脫了線脚的舊袍子好看得多。我看你還是穿了出去罷，你又沒有第三件皮袍子。』

媽這樣誠懇的說。

勉強披上了新袍子，趑趑起起的穿過了幾條小巷——只因爲我不敢走大街，來到了她家。照例招呼了她的母親和她家諸人，便走入了她的書房。她正在掛她自製的花燈；紙的，紗的，綢的，倒也不下十多個，也有六角形的，也有方的，也有鯨魚式的，果然奪目得很。她這時高高的站在一只方檯上，手中

拾了一只綵鐙，紮成一座高樓的形式，正將牠掛在中間。她看見我便從樓上跳了下來：她原是從來就那樣的可愛。她笑盈盈的說：「你來看鐙嗎？你看我這許多鐙那一架最好。」

我約略將這許多鐙都看了一遍；實在我以為都是紮得非常精巧，沒奈何，指定了她手中的那一座樓式紗鐙。

「你說這一架最好嗎！」她將那架鐙拾高了些說。

我說：「可不是這架最精緻！」

她很得意似的道：「這架果然不算壞，可是最精緻的還輪不到牠呢！」

她說着不住地將兩縷柔黑的眼波瀏覽她底成績，最後轉看着我，她此時似乎得意極了，這般多情的天真啊！

我便問她那一架鐙是最精緻的；她只是抿着朱唇淺笑。指着她手中的鐙，

她說：「你猜，我這架鐙替牠取個什麼名字？」

「我可猜不出你替牠取了怎樣雅緻的名字。」

「我叫牠做「玉樓春」，你看好不好？」

她這般說，臉上現出一派天真的愉快的驕矜。

「好，我早就猜着你準是替牠取了一個雅緻的名字。過了元宵，你該將這架鐙送給我。」

「爲什麼我該送給你這架鐙？」她又笑着說。

「這架鐙要是不該送給我的，爲什麼你將她繫得這樣精緻？」我也微笑着向她說，害她臉上薄薄的飛上了一陣紅霞。

她俯首將她的「玉樓春」撥弄了些時，才抬起頭來；我看她還有些餘霞未褪。她說：「爲什麼此刻你不要拿去，却要待過了元宵？」

「我家裏也沒有什麼精巧的鏡能一齊掛起來欣賞；橫豎掛在你這裏，我也一樣看得。還是掛在你這裏格外有趣味些。」我如此答她。她沉吟了半晌說：

「好，過了元宵節你進來摘了去罷。」

「謝謝你！」我謝了她使她又害羞了。她一瞥眼看見我穿着這樣一件淺色的皮袍，便說：「你爲甚穿着這件袍子，怪刺眼的？還是穿那件舊的好。」

我輕輕的向她嘆了一聲。她也不再說什麼，依舊將兩縷眼波注視着我。

啊！我懂得她的表情；我是如何難受！

我們沉靜了一刻兒，我便分別了。

十四日

下午四點多鐘，我偷閒又到她家。走進她的書房，一眼看見她的表兄在與

她閒談；含含糊糊的招呼了之後，便默默的坐下。偏是他刺刺不休地與她多說，冷落得我一點沒有與她談話的機會；但我既然來了，却也不甘就走，只好抑鬱地閒坐着。

好容易她母親在內室叫了他去。她便移着一縷懊惱的眼波向我：

「多討厭，嚕嚕嚕嚕地強要人與他談天！怪不耐煩的！」

我但向她微笑，也不便多說什麼。她問我：「今天不穿新那袍子了嗎？」我笑着道：「遵你的命，所以不穿了。」

這時我才有閒心去瀏覽她的花鏡——在十多個鏡中間却遍尋不到昨天的那架「玉樓春」！不覺得納罕。我便問她「玉樓春」在那裏。

「早給他摘了去了。」她很簡約地答我。

「誰摘了去？是你表兄嗎！爲什麼你失約於我？」我很急切的問。

「我又不存心失約，我何嘗不竭力想留着給你！可奈他執拗着要，涎着臉向我討；媽媽又偏說換一架八角鏡給你，他便不由我分說地強摘了去，叫我也奈何他們不得」她這樣斷斷續續的說，聲音顫抖得怪傷心的。

我只覺得有些懊惱，默默地坐在椅上，也不打話。我暗自沉思，愈想愈覺得不自在。我自言自語地說：「祇差了一條……」

她忽然站起身來，走到我所坐的椅旁另一椅上坐了；她臉向着我：

「你在說什麼？」她很急切地問我。

我爲煩惱的神經所刺激，說：「我祇差了一項條件：我不像人家能穿着綉綉袍子博得許多方便。我這般衣著的人便連一架花鏡的福分也沒處消受！」

我這樣憤激地說，她早就兩個眼眶中充滿了欲墮不墮的珠淚。她將手帕掩拭着眼淚，身子漸漸地靠近了我，低低地說：「你爲什麼說這些話？你想我何

曾有一天因爲你的衣著而冷淡你！那架「玉樓春」也不是我存心要送給他，你也得諒我處的地位。你想我難道爲這些事而使媽生氣嗎？況且如果我今天將那架鑽執拗着要留給你，也要聽媽的聖詔，反而使你將來不方便，你難道不懂得嗎？」

她這樣的說，我有些懊悔不該這樣說得使她傷心了。

但總含着這一段煩惱。我對着花籃，對着她，不覺得飄落些眼淚。過了半晌，她斷斷續續地說：『不要爲什麼條件而煩惱罷！』

她的表兄來了，我們掩飾地各自拭去了淚痕，沒精打彩地胡亂敷衍了一陣。看看天色已晚，我便想走：她邀着我在她家晚飯，我便堅辭了出來；走到儀門還見她在高聲地說：『明天來吃元宵！』

獨自打從小巷中回去，眼前一片的花燈在浮動，心中也不覺得是歡喜，是憂鬱，祇想起了李義山的傷心詩句；我走着吟着：

『珠箔飄燈獨自歸。』

十五日

想昨天的事情，真夠我傷心。她曾叫我去吃元宵，還是去呢不去？飯後我躊躇了半晌，決定了姑且去走一遭。到她家，幸喜她表兄已去，她母親也不在家；我們能有安閒的機會談天。

才坐下，她便問我昨晚何以不肯吃了晚飯走。

我說：『我那裏願意和你表兄同桌？假如我昨晚在此吃飯，準聽見他和你媽兩個人的冷嘲；不用說我不能聽，便是你怕也一百二十分的難受。』

她沉吟着也不則一聲；我看她胸部一起一伏地呼吸似乎異常的緊張。她徐徐地說：「我本想等飯後他去了再給你一個鐙作是『玉樓春』的補償品，却不知道你不願意在這裏吃夜飯，忽忽的便走了。……其實……其實還你不是不吃飯好。」

「什麼，他們昨晚說了些什麼？」我問她。

「他們說什麼呢！左右不過是些聽不進的話。」

我很想聽他們究竟在背後說我些什麼。我又問她：

「他們究竟說我什麼？」

「我不願意說給你聽。……說起我該得告訴你……昨天……昨天他竟向我說了……」她說着將兩眼深深的注視我。

「他向你說什麼？」我問。

「你想說什麼？」她以爲我故意那樣問她，所以很不好意思地答我。

於是我明白了，不覺的心中跳踴得很猛烈。我急急的問：

「你如何答他？」

「我也用不着答他，拒絕了就完了。」她很堅決似的說。

「真個拒絕了？」

「我爲什麼要騙你！爲此事昨晚媽還批評了我好些，我也由她。」

「那麼如果你媽要勉強你，怎麼辦呢？」我問。

「由他們，我總是拒絕！」她如是的答我，兩眼注視着我，含着一縷隱現的笑紋；她將她的身子移近了我。我垂頭坐着，在竭力的搜索，但却不明白我在搜索些什麼。我們又沉默了一會兒；呼吸都很短促。不多時，她站起身來，招呼我道：「來，我給你一件東西。」說着她在前走着，出了書房。我便

隨着她。她引我上樓，到了她的臥室，以前我從沒有機會來過。我還未曾將她的精美的臥室瀏覽清楚，她已指着中間掛着的一架淡青紗鏡問我道：

「你看，我留了這架最精緻的鏡給你好嗎？」

我看那架鏡果然比「玉樓春」精緻得多。四面都畫着工筆的孩童迎鏡戲，十分的古雅。我說：「好，這個給我也好。」

她很快活的道：「你看比「玉樓春」如何？我這畫是仿南宋畫院本畫起來的，足足費了我兩天工夫呢。」

「這個比「玉樓春」自然要精緻得多。」我說着便將鏡摘了下來。「比刻我再不摘去，明天又要不得到手了。」我又說。

她笑着道：「我這個鏡因此掛在房裏，他那裏能夠摘去！」

我說：「他難道不能來要你這個鏡？」

『我可不準他進我的房。』他正色地說。

『但是爲什麼我可以進來？』我笑問她。

她兩頰不覺得又紅了一陣，低着頭只是不開口。我便將鐙安放在桌上，走到她身旁，輕輕地在她身邊說：『倘若你表兄向你說的話變了是我說的，你可要拒絕也不？』

她猛然間聽我如此說，不覺得有些吃驚，臉上忽然轉成灰白，他抬頭將她的多情的眼波又飄了我一次，忽然臉上又升滿了紅霞。她又垂着頭，只是不則一聲。我又輕輕地問：『你不會拒絕嗎？』

她依然不則一聲，將她的眼波投視着我，旋又移開了去。

吃過了元宵，轉瞬間，天色又晚了。我拾了鐙兒與她道別，她說：

『當心着別將鐙撞損了。』

含着笑眼看着她，我說：

「即使這個鏡兒全壞了，我也不可惜，因為今天我得到的真太多了。」

她紅着臉送我到門邊，我也不記得如何與她分別。我走熱鬧的大街回家，拎着青紗彩畫的鏡兒，很光榮地回家。在路上，我以爲我己是一個受人歡頌的勝利者了。

但是，低下頭去，一眼看見了我這件舊衣服，又不覺的輕輕地太息。

周夫人

一個人回想起往時的事，總會覺得有些甜的，酸的或朦朧的味兒——雖則在當時或許竟沒有一些意思。再說，人常在憶念青年時的浪漫史，頗有些人在老年時或中年時替牠們垂淚。我們的喜歡讀小說的朋友，現在是有機會能讀到史篤母的茵夢湖了。那就是描述老年人回憶青年時切心的浪漫史的一種強有力的著作。然而，在我想，青年時的任何遭際，都有在將來發生同樣有力的追懷的可能性，正不獨一定要在身當其際的時候已自知其爲有長相憶的價值的。咳！在花蕊一般的青年人生，那一樁事不是惘惘然的去經歷？然而愈是惘惘然，却使追憶起來的時候愈覺得惆悵。

自從搬家到慈髻來，一轉眼又是十多年了。這四五千日的光陰把我從不知世事的小學生陶鎔成一個飽經甘苦的中年人。我把我的青年在這裏消磨盡，我把我的事在這裏一樁樁的做了，姊妹父母現在都已辭謝了這所屋宇，兩幢樓房，當時頗覺得湫隘的，現在是祇騰了我這孤身和女傭了。這個女傭是來了才十個月，她何曾知道我的家事！

我想起了陳媽，就又想起了周夫人。

由杭州搬家到這裏的時候，正在十月中旬，忙忙碌碌的佈置了一切家具，才略略的安頓，便又須瑣瑣屑屑的籌備過新年了。一概由父母料理，我是在那時不必如現在一樣的經紀家事的。我從杭州拋下了書包，鎮日價在賞玩我的新環境，結交我的新朋友，當時這房子的四鄰，並沒有如現在這樣多的孩子，因此我於結交新朋友上是很失望的。我每天常在上午看看小說書。那時候，

讀者是曉得的，我不曾有看感傷的茵夢湖之類的書的福氣，其實也並沒有歡迎這類書的心情，我祇不過看些七俠五義罷了。下午，我便牽了陳媽去逛逛街坊。陳媽是隨着我們從杭州來的，她雖然年紀已有四十五開外，但却頗高興東鄰西舍的逛耍。她是紹興人，她常常有一個奇怪的名詞在口中，她常把東鄰西舍去逛耍的那一回事稱做「搶人家」

吃過午飯，她洗好了碗盞，便來招呼我道：「微官，我們去搶人家去，」於是我們便一同走了出去。年尾的時光，便如此消磨了去。

新年裏，這個新年，對於我們是更新了。我對於慈谿的風俗，在這個新年裏找到許多與杭州的不同，因此我很有興味的在新年裏到處玩耍。財神日之後一日還是兩日，我是記憶不清了。那天晚上，吃過夜飯，大廳上燈燭輝煌地父親在他的朋友們賭錢。陳媽照例將廚屨裏收拾清楚後，便來招呼我出去。

「今夜到那裏去玩呢？」走出門，我便問她。

「你不要到周家去，他家少奶奶常叫我帶你去耍子耍子。」他夾雜了紹興話和杭州音回答我。

「周家，在那裏？」我問。

「就在轉灣小巷裏。」她說。

我也沒多話說，陳媽的計較那時我是很喜歡順從的，所以我也不因為陌生而不依她的話。我們祇幾十步路便到了周家。大門是虛掩着，我們便自己推開了走進去。屋宇並不比我家大些，也祇不過窄窄的兩間樓屋，帶一個披廂。樓下靠東面的那一間裏，閃亮的燈光下圍聚着許多人，在那裏很快活地嘻笑，嘈雜的聲音這般的尖銳！在我尚未走進去時，已能度料到這屋子裏準都是女子。走了進去，果然桌子四周都是些左近鄰舍人家的女人，正在攢聚着擲狀

元般。

我和陳媽走入屋內，大家便都來招呼。好在一大半人都是已經認識的，倒也不覺得多少陌生。陳媽在衆人中指給我一位穿著得很樸素而精美的夫人道：「這就是周家少奶奶，你就叫一聲乾娘罷。」她如此的介紹，我是鬢齡的不懂事，也便順着口高高興興的叫了一聲「乾娘」，同時陳媽又將我介紹給她：「這就是我們的微官，今天來要子要子，認認乾娘。」她說着笑嘻嘻的表現出一種老資格的女傭的丰度。

周夫人將手搭在我的肩上，她仔細的瞧着我。她也沒有話向我說，我也在想她正在思索不出什麼話和我說；至於我，是更不會得先說什麼話的。我輕輕的擺脫了她的手，走到桌子邊。這一羣姐姐們乾娘們（真的，凡是我上一輩的女人，陳媽總要我叫乾娘。）都很喜歡地招呼我擲狀元。於是我便跪在一張小

凳上，全個身子撲在桌上地去和她們賭滿堂紅。

喜喜歡歡的抓骰子擲，偶然在燈光裏抬起頭來，屢次看見周夫人在注視着我。一撇眼波中，我看她慈善與美麗的榮光在流動着。九點多鐘，大家意興都逐漸衰下去了。陸陸續續的都告別了走散，祇贖了周夫人和我。陳媽已不知到那裏去了。我高聲地叫着陳媽。她却在廚房裏和周夫人家的女傭閒談。她隔着一個院子在答應我，就走了出來。我說要回家了，周夫人便留我道：

「還早呢，微官，再頑一會去。我和你再擲一會骰子。」

陳媽和房裏的女傭也還沒有談得盡興，此時却也不想回家，因此她也說：

「還早呢，再隔一會去罷。」

周夫人移過了骰子盤，把牠移近我一些。她仍舊和我對面坐着。我便又抓骰子擲，我擲到了紅，便讓給她。她一把一把的擲，老是擲不出一顆紅來。我

是等得不耐煩了。我想她如此沒有紅丟出來，不如讓給我來罷。因此，我便伸出手去抓骰子，這時候，却不防她也正在伸出手來想再擲一次，於是我的手和她的便不意在骰子盆上碰着了。她却不去抓那幾顆骰子，她將我的手一把抓住，了。我抬起頭來，她正在微笑地對我瞧着。

天啊！現在我追想着，饒恕我不過是一個天真的孩子！

她一手推開骰子盆，一手拉着我道：

『我們骰子不要擲了，樓上去坐坐罷。』

於是她拿着燈，帶我上樓，走入她的房間。她房間裏陳設的東西並不多，但每一件都是很精緻的，她將燈盞放在床前一只小方桌上，自己便坐在床上。她要我坐，我便在小桌旁一只春凳上坐了。我們都沉靜着。大家都想不出什麼話說。她從桌上糖菓瓶中取出了些香蕉糖堆在我面前，我也不曉得遜謝，便拈

一顆來含了。她問我幾歲了，我回答她十二歲。她又問我在那裏讀書，我說本來在杭州鹽務小學念書，因搬家的緣故，便輟學了，想等過了燈節再進本地的小學校。這樣地她問一句我答一句，我尋思着想多說幾句話，但是多少的困難！我從來沒有和人家對坐着如大人們一般的攀談過。

她又說：『你爲什麼不早幾天就來，我看見你搬家到這裏，你每天在巷口走出走進，我就很喜歡你。我曾經叫陳媽帶你來玩玩，你爲什麼到今天才來？』

『陳媽沒和我說起過，今晚她才邀我到這裏來。』我含着糖答她。

我是祇不過一個小孩子，天啊！我何會在那時懂得世界的廣漠呢。我睜着一雙無知的眼瞧着她的嚴肅而整齊的美臉，她却報我以一撇流轉得如電光一般迅速而刺人的，含着不盡的深心的眼波。天啊！女人的媚態是怎樣的，在那時

我是懂得了，雖然我還沒有認識那個字。我思慮了半晌，我也不分明是那一個精靈教給我問她：「周先生不在家嗎？」

她似乎很吃驚的道：「誰要你這樣問我？」

我並沒曉得我這句話問得如何的謬誤，我紅着臉道：

「我自己這樣想着呢。」

她對我凝視了半晌，慢慢地說：

「你不要再問我，周先生早已死了。你看看他的照片罷。」

她說着便從抽屜中拿出了一張照片，遞給我：「你看他像誰？」

我拿那張照片一看，却是一個年紀和她相差不多的紳士式的青年。我瞧了

半晌，也瞧不透究竟像誰。我便不則一聲地將那照片遞還了她。她依舊凝視着我，接去了照片：「你看像誰？」

『不知道。』我這樣答她。

她微笑着道：『不是很像你麼？』

我是並沒有一面手鏡安放在我臉前；我自己也絲毫沒有覺得我是像這個照片中的周先生。我我不敢相信地凝着眼睛看她，我也不預備怎麼樣的答話。

她將照片望了片刻，又向我臉上望着，她並不退坐到床上去。我是被她看得臉上有些兒燥熱，我祇得假裝着瞧着四壁懸掛着的鏡屏，我不敢與她的眼光相遇。好一會兒，我迴轉眼球來，她還在癡望着我。我被她的眼光逼得無奈，向她笑了。她彷彿從深沉的夢裏覺來，把照片依舊藏到抽屜裏去。

『你不是很像她麼？』在開着抽屜的時候，她還這樣說。

『我不覺得。』我這樣答她。

她將一雙手捺住了我的兩個肩膀，她的臉對着我的臉，祇隔了二三寸的空

隙。她依舊是那樣的癡望着我。我欲待擺脫了她，但是她的兩手已在逐漸的掣緊我了。她的手從我肩膀上沿着我的項頸一逕捧住了我的兩頰。我是被她這樣的撫弄，這樣的癡望，頗覺得熱得難受。她一回頭看着燈光，更一回頭，我看她臉上全都開滿了紅暈，嬌媚得如搽勻了胭脂一般，猛不防她用兩臂將我全身子都摟在她懷裏；她抱住了我退坐到床上她，讓我立着將上半身傾倚在她胸前，啊！天啊！她把她的粉霞般的臉貼上了我的。她在我耳輪邊顫抖地說：

「你不是很像他嗎？」

我是，除了聞到一縷輕淡的香味，一些也沒有旁的感覺，我的心房也並沒有震動過一次，雖然我是很覺得她胸部起伏得利害。我想我母親也常將我抱住在懷裏，但並不這樣的喘息得利害。我是很奇怪她的心神不靜地撫愛真不像母親的那樣和平而自然。

她把我放開了，讓我坐在原位上，她拈起一顆糖送在我嘴裏；她從熱水瓶裏斟了一杯開水給我，自己也滿滿的喝了一杯，我看她的臉色愈紅了，眼睛裏彷彿塗上了一個立脫耳的甘油，亮晶晶地在閃掠。她向走窗邊把窗推開了兩扇，便倚在窗檻上望夜天的新月。我含着糖也走過去，在她身旁舉住了窗檻望望天郊的景色。她低下頭來輕輕的向我說：『你覺得怎樣？』

「什麼？我不覺得怎樣。」我說。

「你喜歡常常到這裏來玩嗎？」她又問。

「爲什麼不喜歡，陳媽不帶我來，我自己也認得了。」我這樣答她。

「你原是自己來好了。你如果進了學堂，每天放了學便帶了書到我這裏來溫習，我買了糖在等着你，你也好陪陪我。」

「這裏沒有別的人嗎？」我問。

「還有一個姐姐，是在杭州教書的，過了十五就要出去，便祇賸了我和秦媽了。你每天來也好熱鬧些。你肯不肯每天來？」她似乎急切的問我。

「假如娘答應我來。我就每天來。」

「我這裏也沒有野孩子，你娘總答應你來的。」

她抬起了頭仰視着天空獨自慢慢地說。

「你看今夜的月亮不是很好玩嗎？」她繼續着。

我也望着月亮，但沒些兒思緒，也不更答話。她以為我在沉思些什麼，望着我癡癡的不則一聲。我迴轉眼光看了她一眼，她便說：

「你回去時你娘要問你在那裏嗎？」

我很簡單的道：「要問的。」

她說：「你怎樣回答呢？」

「我說在周家玩。」

「你不要告訴你娘我給你照片那些事的？」她又摟抱了我這樣問。

「娘問我時我便告訴。」

「你能不能不告訴呢？」

我遲疑了幾秒鐘道：「你如果不願意我告訴，我便不說也好，我只說在這裏擲骰子好了。」

「那麼你就不說別的話罷。你只說在這裏擲骰子就是了。」

我是簡單的孩子，我真不明白她說些什麼。我便惘惘然地問：

「爲什麼不要我告訴呢！」

「這個現在不告訴你，」她怔忡了半晌，慢慢的說，「你如果隔一個禮拜不告訴你娘，將來我就仔細的告訴你。」

『那麼我就準定不告訴她，』我很天真地答應了她。

陳媽在樓下叫我回家了。我便說了一聲：『我要去了。』想一逕下樓來，但她却一把又曳住了我道：『你的話真不真的？』

我說：『真的不告訴，誰欺哄你不是人。』

她笑着又和我吻了一下，又說：『你每天要來的呢。』我忽忽地答應了一句便飛奔了樓，隨着陳媽回家。

到處的玩耍，一直到過了燈節我也沒有再到周家去過一回。孩子時的心，原是野馬般的，更何曾能知道這裏藏着個秘密呢。上學堂之後才憶起周家的乾娘，問起陳媽，才知道她已因為小姑和自己的職務關係搬家到杭州去了。臨走的時候，我正在學堂裏念書，她叫陳媽向我說一聲她是在記念我的。

當時童稚的心裏，也並不會起什麼感動。

十多年來，更不會和我這位乾娘再見面一回，而小時候的事，現在却那一椿不在每日的追念中湧上深宏的波濤。天啊！這般的長夜，讓我在被冷風吹動得格支支地戰抖的窗櫺邊回想這個小時候的史書上的一頁，我是在恍然想起了她那時的心緒，而即使事隔多年，我也還爲她感覺到一些悵惘呢。

宏智法師底出家

內地底街上，夜間是並沒有如都會裏底街上輝煌着的電燈一般的東西來照人行路的。逢着月黑的深宵，如果有人因事夜歸，一路上會有人家養着守門的，或隨便臥倒在當路的猛犬，跟着狂吠，敲更的人或巡街的人會得遠遠地在黑暗中叱問。所以我在家裏的時候，夜裏是不敢出門的。

但走過我們所住着的這條巷的宵行者都很感謝着，因為巷裏的龍門寺底山門口每晚總明晃晃地掛着一盞燈的。

這盞燈是寺裏的宏智法師在每晚親自點了火掛在門口普照行人的。從前，在我幼小的時候，掛的是一盞黃紙的燈籠。我每當晚飯前後，跟在女僕的身

後，去關大門的時候，依照着我小時的習慣，總喜歡趁此時在門外小立一會，看看黃昏的幽巷底景色，這時，總看見隨着夜風，飄也飄的這螢火似的燈籠。近年來，是換了裝置在四角的玻璃壳中間的美孚燈了。

人家說宏智法師是個有道行的和尚。他現在已有六十多歲，每天日夜地做着功課，天黑下來的時候便把點着了火的燈提出來掛在街路中間，無論大風大雨的日子，總是不停止的。人家說這是他發願要普照衆生的表示，所以奇怪的是他底這盞燈從不會熄滅在風雨裏。

燈掛上鉤的時候，他總嘴裏喃喃地說着什麼話。據有幾個聽到過的人說，他是在這樣地祝福着夜行的人：

「願把我底小小的光永遠照着他底暗中的路吧。」

行路的人偶然聽到他在這樣地喃喃着，總也誠心地口宣着「阿彌陀佛」的

佛號，算是感謝他底慈悲。

我不曉得他是在那一年到龍門寺來修行的，從我所記得起的時候到如今，已有三十年了。計算起來我最早的對於他的記憶，是在他三十歲左右的那時候。他那時並不像一個和尚，他是好像很好看的一個俗家，如果他也留着一條辮子的話。他那時所說的話，我全都不懂得。我記得父親曾經告訴過我，他是江西人，說的是江西話，所以如此。父親是因爲常常到寺裏去和他下棋，講經典，所以認識他的。

但父親却並沒有詳細地知道了他底身世。

最近，某種機會使我邂逅到了一個年長的江西人，他到我家裏來拜訪我，當我送他出巷的時候，經過龍門寺，看見宏智法師正在山門口漫步，我說「這也是貴江西的古德呢。」他對宏智法師凝看了一眼，恍然地點着頭說：「是這

個人了，是這個人了。」

次日下午，急雨如注，他在我書齋裏爲我講了他所知道的宏智法師出家的故事。

據說宏智法師底出家是於他底妻子的事有關係的。他到龍門寺來落髮修行，確是在我所記憶起的那年上。

宏智法師從前並不是做和尚的，他并且是一個有名譽的讀書人。他俗性陸，至於他俗家的名字，我底江西前輩朋友曾經告訴過我，但如今却忘記了。他是出身在有錢的世家。他讀通許多書，又能夠做詩，他是個出名的才子，并且還曾經是第一名的秀才。

十七歲進了學，十八歲他就娶了妻。那時候沒有自由戀愛的名色，他底妻當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給他結合攏來的。他底妻並不是國色，但未曾缺少細

白的肌膚和嬌麗的容顏。他底妻家的門第和財富也和他家相仿。在他底父母親戚朋友看來，他底結婚是「神仙眷屬」。

他既然有了才子之目，對於結婚的那一回事是有着不脫書生本色的幻像的。他想着才子佳人的良緣，結婚之後，「閨房之樂有甚於畫眉者」。他底在結婚之前的幻想是如此的。

但結婚之後，從第七個洞房的清晨起，他就不覺得有什麼快樂了。他所希望於他新婚的妻的種種，在七日的洞房中證實了他全部的空虛。他要他底妻子識字，能夠與他唱和詩句，要他底妻能彈棋，如書畫中所見的古美女一樣。他還要他底妻如像所謂佳人似地愛他。

如何才是為一個佳人似地愛他？這是他自己也沒清楚。他只是自己以為我是才子，才子底妻也當比衆人不同一些。而他底妻既不識字，不能吟詩，又不

懂得棋，或其他樂器，來美化他底才子生活。他底妻也並非不愛着他，而他對於他的妻所給於他的那樣的愛是感覺到不能接受。她是憑着父母底好意來嫁給一個有名譽的，有學問，有好的家世的秀才的，她對於他是努力於盡她底爲妻的責任，她像一個普通上等社會中的婦人那樣的愛敬着他。她並不有一些憎厭他，而且也絕不覺得他是在對她有所失望。

他底所以對她失望，是爲了他十足的才子。在他那時的環境裏，並沒有如現在的所謂自由戀愛的學說灌注給他，然而他所讀的是西廂記牡丹亭那一類的書，高唐賦，好色賦那一類的文；他每天所諷咏着的是「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那一類的調句，每晚夢想着的是怎樣去「躡東家而褻其處子」那一流的奇遇。於是，對於如他底妻子那樣的端莊的人，他每天地加深了不滿意了。

『這樣的女人不是我底妻啊，這樣的女人不是我底妻啊！』

爲了他底身分，他並不會將他對於妻的厭倦用粗野或冷酷的方式表現出來。他對於他底妻是實行了相敬如賓的古話。

暗中，每逢走過了人家底花園底牆外，或在廟會的市集裏，兩眼炯炯地，他在想找尋新的意中人了。他選擇，探聽，每天的工夫大半是祕密地花費在這裏的，此外的時間是做詩。

以後，他居然找得了他底希望着的女人。他確是用着傳奇式的方法，得了一個伶俐的丫鬢底幫助，悄悄地和一位久已待字的小姐傳書遞簡了。這位小姐，爲了她早已過却了嫁期底花蕾，邂逅着了如他這樣有聲名的文士，在書札之中是怎樣地充滿着熱情，那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了。

他癡迷着新的戀人——一個識字又多情，頗有佳人風度的女人——但那時

候沒有意見不合的離婚，休妻雖然可以，但他底妻並沒有犯了七出之條。

「如她那樣的女人才是我底妻啊，如她那樣的女人才是我底妻啊！」

他於是這樣地痛苦着了。

但如何將他底妻改換一個人呢？父母都亡故了，家計也衰落了，而妻還是

那個可憎厭的妻。

醜聞漸漸地在里巷間沸揚着的時候，於是，洪水暴發了，教匪作亂了，那一年的春天的江西，大半省給天災人禍割據着，人都攜老挈幼地望外省跑，親戚，朋友，鄰里都分散了。他也責任的地帶了他底妻子走。

回到零落的故鄉來的時候，已是一年以後了。他也回來重尋舊時的廬舍，但他底憎厭着的妻已不見了。代替了她的位子的是他底那個多情的佳人，醜聞

底產生者。

他對鄰里宣言着他底不幸的妻子是淹沒在水裏了，這是他一直悲傷着的，他底後妻是在流離之中遇到了，因顧念到自己生活底孤寂無依，所以憑着某人底媒介而在難中草率成婚的。

他底隣里也都替他悲悼着賢淑端莊的前妻，而恭喜他底續弦。他們并且都還吃到他補請的婚筵。

對於他底前妻底命運底真相，是無人去查考了，雖然有人心裏也偶爾地想起過這個問題。

回來之後的他，換了稱意的妻子之後的他底生活，在幾個月之後，又漸漸地被他憎厭着了。他底後妻是嘴裏能講着鸚鵡似的很中聽的愛情的話的，但對於他，她好像是不願意留心着的。前妻是鎮日地沉默，沉默，但能夠把他底生

活調排得很妥貼；後妻是鎮日地做着陪伴才子的佳人，但要他把她底生活調排得很妥貼才舒服。而且，在後妻底嘴裏，說出了使他中意着的愛情的話之後，常是接着一陣的咆哮，溫柔的寫戀愛的詩句的手也會得把桌子打橫在地上。總之，他底後妻是個戴着可愛的面具的脾氣很壞的女人。

想念起賢慧的不幸的前妻啊，只要她還活着！

他是逐漸地這樣的後悔起來了。

當他獨自在黃昏的時分尋思着的他底前妻之際，他底後妻總是冷笑着：

「想起了前頭那個嗎？早知要懊悔的，又何必做那件事呢！」

這是他雇用着的女僕常常聽得的。

某一夜，是風雨大作的秋夜。他和他的後妻和女僕都在堂屋裏。

雷聲震響之後，裱着棉紙的長窗呀的開了。一個蓬着頭披着濕淋淋的單衣的女人探進半個頭到室內來了。

「啊！饒恕了罷！」他突然跳起來，手掩着臉，全身戰抖着，跪了下來。

這女人是他底前妻！

「那裏來的妖怪的女人，還不給我滾出去嗎！」他底後妻，在認清楚了她是什麼人之後，這樣地喝着。

「啊！……」他底前妻發着尖銳的叫聲，似乎很感到了痛楚的。門又呀的關閉了，她底濺着水的腳聲切切擦擦地逐漸地遠去了。

在這一瞬間，他從地上搶了起來，也追着出去了。在大風大雨裏，懺悔的聲音喊着：「我底妻呀！——」

跟着在他之後的是他底後妻。她也是散髮披頭地踉踉跄跄地向黑夜的雨中

跑了出去，發着暴戾的瘋狂，喊着：

『負義的人呀，既是忘不了她，何必還要我留着呀，讓了你們罷，負義的人呀！』

但回來的祇有他一個。

以後，他每個白天，在路上尋找；每個黑夜，提了燈到處的尋找。他有些像失了心似的。疲乏了，將兩手掩着臉，頭伏着在兩膝中間，沈默着。

後來，或人告訴他曾在這裏看見過他底前妻，他就跋涉長途的到這裏來了，但不想他却削髮做了和尚。

於是我才明白宏智法師每晚點他底路燈的緣故，可憐的和尙啊！他是在紀念着他底不幸的妻呢。因此我又發現了他在掛上燈去的時候的祝福的話：『願

把我底小小的光永遠地照着他底暗中的路吧」這一句裏的「他」字顯然是被人家誤會了的，那是，寫成文字的時候，應當寫作「她」字的。

漁人何長慶

滬杭路線的終點的閘口那個地方，有人到過或者去住過幾天嗎？那裏是個好去處。錢塘江水和緩地從富陽桐廬流下來，經過了這個小鎮，然後又和緩地流入大海去。鎮市底後面是許多秀麗的青山，那便是西湖底屏障，從彎彎曲曲的山中小徑上走進去，可以到西湖底邊上。這些山，形勢上雖然不是什麼偉觀，但是都是有名目的，讀過幾本書而稱為博學的那個小鎮上的蒙塾師或店家底掌櫃，會得津津有味地告訴每一個陌生人，指點着那些據外人看來是濯濯童山的峯巒：這是當年秦始皇到會稽去的時候經過此地曾經上山小憩過的，山頂上從前還有着一塊石碑，寫着這個事蹟，現在是沒有了。那邊，你看，在火車

修理廠底後面，有一座平平的小山，那是從前錢武肅王射潮的地方。從前這裏是一片沙灘，住不得人的，潮水來的時候，一直會洶湧到那個山上，潮水一退，退又退得非常之快，沙灘上全攔滿了魚，蝦，水蛇，甲魚，還有海裏帶進來的大蚌。所以從前這裏的漁人，是很幸福的，每天兩次潮，只要等潮水一退便可以立刻拾得許多新鮮的東西，不用撒網，不用扳罾。錢武肅王就是爲了氣不過那潮水底勢力，所以一連的射了三支箭，海龍王終究拗他不過，給他射退了，趁此時機，他鳴鑼聚衆，在臨安十個城門上都貼起告示，叫合城的人都出來起造江岸，每個人挑一擔石塊和一擔沙泥，還要每個人打一支木樁，而且還殺了一個人做壓禳，這樣的，從南星橋到閉口的這一帶壩岸，就是在這一會一日一夜的功夫造成功的，你看，那個山上不是還有一所小小的廟宇麼？那就是供奉錢武肅王底金箭永遠鎮住海潮的地方。再過去，一連的九個山頭，那叫做

九龍頭。二龍頭上，現在是造了之江大學堂，山頂上還有一座天文臺。再過去，快要到徐村那裏，有一座砲台的山，就叫做砲台山，是從前一個姓朱的將軍打長毛用的。長毛從福建打進浙江，從錢塘江上游衝下來，所以對準了迎面的江流轉灣的地方造了一個砲台。但是姓朱的將軍沒有打勝仗，長毛終究打進了杭州城，所以這個砲台也早已給長毛燬掉，現在只贖了幾堵女牆了。他們這樣的把這些神話似的故事講給每一個來游覽的人聽，而每一個人會得油然對於這個小鎮市生起一種新鮮的趣味。

這個小鎮底魅惑人的地方，還不僅是這些小山底故事，牠又有着一種滿帶着魚腥的江村的景色，足以使人慨然想起了我國的富饒。每天上午，你從閘口鎮的頭上慢慢地走，向左方看，向右方看，一直走到南星橋市梢，你可以看見各種的新鮮的魚，按照着產生的時汛，鱒魚，鯉魚，黃色黑點的鱖魚，很長的

帶魚，石首魚，鱮魚，比目魚，細白的銀魚，鱧，鰻和醜陋的大鼈。醒味直送進你底鼻官，但不會使你如在都會的小菜場裏那樣的反胃欲嘔，你只要回過頭去向碼頭外面一望湯湯的江水，便會得十分喜悅着這些美味底鮮活得可愛。此外，在每一個小攤上，還有着充足的葱，蒜，菜，茄子，萵苣，馬鈴薯，芋艿，筍，以及各種蔬菜，按照着節序儘你挑選。買賣菜蔬的人底爭論聲，碼頭上裝卸貨物的邪許聲，火車站上停靠着的運貨列車拉着汽笛的尖銳的催促聲，快要開駛的早班江輪的吼聲，以及遠處從江面上傳來的造船廠和鋸木廠裏的錘擊聲，都在這明亮的清晨雜然並作。在這樣的時候，村市也能給人一個好印像的。

正午之後，恰與都會的街上相反，大路上是顯得靜寂了。店鋪裏的夥計，大都在靠着櫃台打盹。即是寥寥的幾個行人也顯得神情十分懶散，拖曳着沉重

而遲滯的脚步，到碼頭上，車站上去接候，或送別什麼人，或是上澡堂子去洗澡，理髮店裏去剪髮。小茶店裏都桌面空空，祇有兩三個默然相對的茶客。一路上都狼藉着上午市集底餘跡，菜底蛀葉，筍籊，尤其是一點一點的魚鱗，在呆鈍的太陽下閃着白的光。一個陌生人會得在這時候悵然有長日如年的感想。

在這個和平肅穆的古鎮市上，少年的漁人何長慶曾經親身扮演過一齣戀愛
的悲喜劇。雖然事情底起訖，到如今已隔了多年，而何長慶底兒子也已經會得
每天到他父親底魚攤上來照料生意，但是間暇的，饒舌的鎮上的人却還喜歡講
說着他底事情。

何長慶從小就是個漁人，因為這是他底世業。他住在小小的范村，離鎮市
不過五里多路。他底祖父是因爲年老了，有一天江面上發了大風，把漁船吹翻
了，溺在水裏死了的。他底父親也是因爲在冬天打魚，中了寒氣，生了病死

的。長慶是個遺腹子，他母親在他滿月的時候，因為鑑於他前輩底不幸，而環境又不讓她使她唯一的兒子將來改換一種平安的職業，所以請了隔壁的村塾師替他取了這個吉祥的名字。

長慶底父親死後，他家裏是貧苦得很，所有的財產只是一所小小的瓦屋，全付漁具，一艘漁船和一隻小艇，在鎮上有一個魚攤的地位，那是每年捐了牙帖的，也算得是財產。但這些財產留下給這兩個孤兒寡婦是不會生出錢米來的。於是全虧了雲大伯和他底母親商量，把漁船漁具和魚攤都租給了他，由他去用，按月給一些租錢來養活兩口兒。雲大伯是住在同一個村莊上的雲發，也是個漁人，是他父親底好朋友。他看着亡友底遺孤，很可憐，所以竭力地幫助他們。長慶七歲以後，便每天跟着雲大伯出去學習打魚，雲大伯教他怎樣看那裏有魚，怎樣才把網撒得圓，并且教他種種魚底名目。有時候又帶他坐在小艇

中，到小港裏去，便又教他怎樣釣螃蟹和鱸。風暴的日子，如果高興，雲大伯也到長慶家裏來，替長慶講些孩子們中聽的閒話。長慶底母親時常感慨似地稱謝雲大伯，所以在長慶底小小的心裏也很尊敬着這個老年的仁慈的漁父。

但是，當長慶長成爲一個英俊的少年漁人的時候，他便時常的從他底伙伴底詭祕的言語中聽到了些侮辱了他底母親的話。雲大伯是村子裏最發的漁人，他自己有四艘漁船和二艘小艇，又租到了長慶家底一船一艇，他手下雇用了十個夥計，都是有臂力的壯年人。每一次出去打魚，總是滿載而歸的，而且他又與城裏的魚行裏訂有合同，沒有賣不了的魚。所以別個漁人都妒忌着他，侮蔑他是與長慶底母親有着曖昧的。這些閒話，長慶底母親是早已有有些風聞了的，但是她是個好性子的婦人，她並不有一些介意。她祇希望着長慶長成起來，能夠自己獨立繼續父親底職業。

在長慶，如他這樣剛毅的少年人，這些話是聽不進去的。他最初聽得含有這一種侮辱的意義的隱語的時候，他確也曾經懷疑過他底母親和雲大伯，但這種錯誤隨即消滅了，他明白了這種侮辱底來由，但同時，脫離了雲大伯而自立的主意也打定了。

十六歲的何長慶，便從雲大伯手裏收回了他父親底遺產，做一個獨立的漁人了。他是個有胆量的少年人，他能夠耐勞苦，他有堅實的筋骨，他能夠在下着濛濛的梅雨的浩淼的江上撒他底網，他又能夠在寒冷的冬季把他底漁船撐出去一直到錢塘江口去搜尋那些被潮水帶進來的海鮮。他每天都對於自己底事業樂觀着，在傍晚時候，江上的山全都給暮靄滄濛得暈着紫色，夕陽散着閃目的金光，人家總可以看見一葉輕舟，舟尾上高掛着漁網，從遠處緩緩地搖來，舟尾上打槳的是一個在唱着山歌的小漁人，全個徐村和范村的人，男的女的，大

的小的，都認得出：『看啊，長慶底船回來了。』小孩子尤其歡喜，他們會得加一句：『今朝長慶哥不知道有甚麼東西給我們玩呢。』

每天早晨，他用魚桶裝了他底鮮活的魚上鎮去，在他父親底魚攤上，他一類一類地陳列起他底貨物來。他看着他親手所獲得的各種美麗的水族，很滿意，很愉快。他鼻子裏哼着小曲，手裏拿着一把水杓，一杓一杓地替他底魚調換清水。對待每一個主顧，他常是含着笑臉，很客氣，價錢也公道。他並且替主顧真心地挑選最好的，最鮮活的魚，絕不哄人，「來，還是買這個罷，你看，只有六兩，又鮮又便宜，不要買大的，大的肉太老了。」或是說：「哪，今天有大鱸魚，串清湯最好，行情又便宜，十一兩的東西，算了十兩罷。」他每天這樣高興地說着，用稻草蕊替每一個主顧小心翼翼地拴了魚，讓他抬了去。鎮上的幾家老店裏的老輩常常看見了他，點着頭說：『唔，長慶現在也很

像個樣子了，朝貴倒是養着的。」朝貴是長慶底父親底名字。

生活很有餘裕了之後，長慶底母親也歡喜，長慶自己也很歡喜。村裏的人都看得起他。路上碰見了人，無論前輩平輩，都招呼他。但是由於妒忌和饒舌而生的對於他母親和雲大伯的侮辱，却並不會在長慶底背後消滅了。

自從獨立營生以後，長慶和雲大伯是頗少往來了，這便是由於一個人對於社會的詭語的自然顯忌。雲大伯也感覺到他底隱恨，不再常到長慶家裏來。但是，長慶心裏却很有些如失去了什麼似的，感覺着空虛，有時候想想自己，一個孤寂的少年人，每天從事於辛苦的生活，打魚，掙錢，奉養一個相依爲命的可憐的母親，難道將老是這樣一天一天地過去嗎？滿村的人，甚至鄰村的人，都是認識的，但也都是止於認識而已，沒一個人來關切他底事。這樣，他又好比住在無人的國裏。在月光下的江岸邊，在小屋裏母親睡了之後的燈下；

剛毅的長慶也時常嘆息了。

雲大伯也是一個孤寂的人。長慶底父親死了之後的第二年上，雲大伯死了他底賢慧的妻子。他底親人於是祇賸了一個與長慶同年的女兒，她底名字叫做菊貞。長慶隨着雲大伯打魚的時候，菊貞有時常隨着在船上，但並不是常有的事，因為她要照管門戶。長慶在雲大伯教導之下漸漸地長成爲一個能幹的漁人，而菊貞也同時在她父親底羽翼之下長成爲一個好看的姑娘。雲大伯失去了長慶以後，好像失去了一個安慰他底老境的愛子，時常對着他底女兒感覺到自身後的寂寞。自己是沒有了妻，也沒有兒子承續自己底職業，雇用着的朋友是終要散夥的，將來百年之後，菊貞將怎樣生活呢？因此想到他是應該趁早替他底女兒揀一個丈夫，在自己也好有了半子之靠。想到這個問題，雲大伯底心中是往往轉念到長慶的，他知道長慶心裏是愛着菊貞的，他是個有經驗的老漁

人，什麼事不懂得？他從長慶底雖然老是那樣沉毅着的臉色和神情之間，瞧透了這個少年人是對着他底唯一的女兒不斷地燒着情火。只要長慶一開口，不用跪下來求婚，他就會得擰着半白的鬍子笑嘻嘻地答應了的。但是，爲什麼長慶到了二十歲還是沒有向他稍微地，祇要稍微地就得了，洩露一些兒意思呢？

在長慶，他底所以因爲隔絕了雲大伯而感覺到無名的空虛，確是爲了那蘊蓄在他心底深處的癡情受了苦悶的原故。菊真有自然的風姿，說她美麗，這並不含有一些用來稱讚城市中的姑娘的「美麗」兩個字的意義，她只是恰合着她底身分——一個鄉村裏的姑娘——有着一種清新素樸的姣好的容儀。雖然因爲自幼亡故了母親，缺少了約束，以致頗有些任性子，但這個性格，如果依照着長慶那樣的寬容說起來，也便是所謂「天真」。對於這個姑娘，長慶，爲了自幼就認識了的原故，愛心是久已長成着了。但在任何方面，長慶終是個深沉

的，堅毅的人，如愛情那樣的最容易使一個人吐露出來的東西，在他底態度上，也不能有例外。所以，除了尋常的相見時候的招呼外，他對菊貞並沒有一些追求着的痕跡，這就是使雲大伯等待得不耐煩的原故。

使長慶不把對於菊貞的戀愛表現出來的理由，除了他底天性以外，還有一個估據着很重要的地位的因子，那還是那種蜚語。他有個固執的見解，他以為既然有人說了這種關於他兩家的話，他應當竭力避免兩家底關係。他又曾經彷彿聽說人家在猜議雲大伯是要留着他底女兒給他的，這樣，雲大伯可以和他併為一家。因此，對於菊貞的癡想，便終於只好藏着他寂寞的心裏。

但好事的那些村裏的少年人，每個心裏都早已留心着菊貞了。在平穩的江水上，在樹蔭下，他們底閒談時常轉到那個美麗的姑娘身上去，他們甚至互相戲謔着，說着穢褻的話，聊以快意。在他們底眼光中，也好像長慶是有着對於

菊真的優先權的，而他們也竟看出長慶心裏確是愛着她，於是，慢慢地，長慶又受到了一重新的好忌。

長慶對於這種種情形，都知道，但都不介意。他每天清早起來打魚，上鏡做賣買；下午也打魚，或到山裏去拾些柴，生活上全沒有異樣，心裏却在煩惱着，什麼時候能夠把菊貞娶過來呢？而且，最要緊的是，他懷疑菊貞對於他可有一些兒好感沒有？

實在，菊貞對於長慶並沒有什麼惡感，但如果有一天她底父親要是說出將她嫁給長慶的話來，她是也許竟會得反對的。她有着很大的希望，她曾經隨着她父親進城去，看見了城裏的奢華；她曾有過從上海回來的女伴，聽見了大都會裏的新奇。並且她還有了一種新的智識，在大城裏，一個女子是很容易自己找到適當的職業的。她又自負着有了這樣的肌膚和容貌，在母親遺下來的梳粧

鏡中顧盼了一會之後，她常悠然想起許多美麗的運命來。啐，嫁給長慶嗎？吃一世賣贖下來的死魚兒嗎？

她曾經要想到城裏的綢廠裏去做工，也想到上海紗廠裏去，又因為聽到了某個鎮上的女人的話，又會想到上海去做香煙，揀茶葉，種種事情。但她底父親都嚴厲地拒絕了。「難道少你一碗飯不成，橫也要出去，豎也要出去，去做裁子去！」老年的她底父親常這樣地答復她底請求。

爲此，菊貞常常抑鬱着，對於她底環境，她感覺着不滿。

某天，已是傍晚時候了，長慶在一塊江邊的石磯上閒坐，看看周遭的風景，心裏在自己讚頌着他底生長之地。那邊沿着沙灘來的是三個鄰村的漁人，是常常遇見的，他們在說着些什麼，很有趣味地，說着又竊笑着。偶然有一個抬起頭來看見了長慶，便丟了個眼色向他底同伴，三個人底笑容全都收斂了。

長慶却可巧都看見了。

「喂，講些什麼新聞，不要瞞我，從鎮上來嗎？」他問。

「新聞？有什麼新聞？」其中的一個說。

「鬼鬼祟祟的做些什麼呀？」長慶冷笑着問。

「長慶哥，你幾時討老婆了？」另一個問。

「老婆？誰討老婆？討誰？……」他愕然了。

「好去討了呢！要來勿及了……」那人笑着又說。

「什麼話？說說明白罷。你們說些什麼呀？」

三個人互相笑着，又轟笑着，一齊說着「沒有什麼，沒有什麼」，便揚

長而去了。

長慶呆呆地立着，思索起來。

這天晚上，長慶到雲大伯家裏去了。雲大伯和菊貞都在着。室中依然很和平，並沒有什麼改變，也絕不像會有什麼改變的。長慶走入室內，從那時起一直縈迴着在他腦中的一種無名的惶惑立即平靜了下去。他並不知道自己已是在做什麼的。

昏暗的燈光從桌子底角上照着他們三個人，雲大伯在吸着長長的煙管，菊貞在做一件衣服，似乎是雲大伯底，長慶靜靜地坐着。

瑣碎的話說完了之後，雲大伯漸漸地感慨起來，他對長慶說了一大陣對於命運的訴苦，對於如他這樣的艱難的生活的厭倦，末了又說到了自己底身後。說了這些話，他隨又對菊貞道：「菊貞，你走進去，我要和長慶講幾句話呢。」

於是菊貞走進去了。

「長慶，我要問你，你爲什麼還不想討老婆，年紀是到了？」

他移近着長慶，聲音較低地問。

這是使長慶難於回答的。年紀確是到了，爲什麼還不想討老婆呢？而且，沒有想討老婆嗎？哎！何曾？但對於雲大伯這樣的終於提出了問題，還是該當怎麼樣回答呢。

「還早呢……」終於祇好這樣靦然地回答。

「早嗎？不早了，不早了，……」雲大伯放下了他底煙管，搖着頭說：「你娘也年紀大了，你應該娶一房娶婦來代替替她了。……有人來做媒嗎？……」

「沒有，……」

「心裏可看中了那個姑娘沒有？」他又笑着問。

長慶心中真有些窘迫了，對於這樣的問話又該當怎樣回答呢？「是的，早已看中了你家的菊貞了，雲大伯。」但他却不便這樣老着臉說。

「別取笑了，雲大伯。」他說。

雲大伯咳嗽了一聲。

「長慶，我們的菊貞給你做老婆，好不好？」

「……………」

「不要怕難爲情呀，老婆是總要討的。……我們菊貞也應該出嫁了，我看人還是你，我想我也沒有兒子，菊貞嫁給了你，我也身體空了。你說啊！怎麼……………」

長慶却正沉思着。

「好是好的，不過……不過菊貞肯不肯呢？……」誠實的長慶終於吐露了

他底意見。

「菊貞？她沒有話分，我肯了就算數了。……」

「唔，她不肯是亦難——的。」長慶慨念地說，很含着愁緒了。他是，好像眼前浮上了一重幻影：菊貞是正和別一個男子在一處。怎樣的一個男人，他可不清楚。

第二天，雲大伯帶着笑容宣說着他已把菊貞許給了長慶。不用什麼媒人，過幾天就得結親了。長慶是外觀上並沒有什麼成功的歡喜的表現，而心裏却如同鬆散了什麼緊着的繩索似的泰然了。整整的一天，他哼着抒情的小曲，在江上打魚，而且打得了許多。菊貞，人家也看見她笑盈盈地在白場上撒小米子給雛鷄兒，她並沒有提出對於被許嫁給長慶這回事的反對。村裏的人並不把這件事情當作新聞，因為他們是早已估料着事情是準會得這樣地實現出來的。

但有一部人的少年人，當聽得這個消息的時候，不覺互相會意地望了一望，鼻子裏哼的一絲冷笑了。

翌日底下午，太陽已到了那馬頭山底肩上，長慶緩緩地從他底漁船裏上了岸，把船繫在一株皂莢樹上的時候，一個認識的中年漁伴在從大路上手裏拾了些什麼東西梯梯拖拖走來。他看見了長慶，忽然想着了什麼似的，笑着：

「長慶，你們菊貞呢？還不快去嗎！她是要逃走了。」

「什麼話！……」長慶鬆了執着船纜的手。

「什麼話？菊貞有着人呢。」

「你怎麼知道？」

「我看見。」

「那裏？」

『開口，車站裏，』

於是，儘讓他底漁船給潮水推了開去，飄浮在夕暮的橫江上，他飛奔着向鎮上去了。

『來不及了……罪過！』那個漁人看着他底後影轉過了山崖，這樣地嘆息着。

菊貞和某個人出奔的那回事，對於長慶的影響是祇有了四五日的煩悶和騷動。而這四五日間，他也祇有第一天，那即是說，她從這個美麗的古鎮上出奔的次日，停止了工作，他確會獨自跑到那個響着各種回聲的幽谷裏去，在一塊大石上呆坐了消度這一天。此外是依然從清早出去打魚，他底漁船，（一個認識牠的漁人從江面上給他帶回來了）還是飄浮在江水上，但他沒有打到一尾

魚。以後，他又照常地工作。當然是不歡喜，但也並無什麼悲感。他每次能打很多的魚，而且比從前所能打到的更多。白天出去打魚，夜裏，只要不是在大風大雨或月晦的時候，人家也可以看見他搖着他底亮着小小的燈火的船到江心裏去停着，他撒網的聲音常常和六合塔底鈴聲悠然地從靜夜的江面上送入小屋裏的未眠人底耳中。

而雲大伯是傷心極了。他詛咒他底下流的女兒和那個不知名的淫浪人，他對於長慶懷着誠實的歉咎，他就是這樣地在五六個月內消度完了他底孤寂的餘年。

這個事變在村人却無論如何以為突兀的。他們每天談說着，或是說得加重一點，他們每天研究着這事情。他們所懷疑的是菊貞何以會得有這樣的胆量和果決？她究竟跟了誰去？她到那裏去了？她底生活又將怎樣了？他們還懷疑着

何以長慶會得這樣的安靜？他心裏不是很要着她嗎？在雲大伯未死之前，他們還甚至對於他有許多背話。

老年的或中年的婦人，便會每當遇見長慶底母親的時候問起長慶底態度：『長慶怎麼了，還要討一個嗎？有人做媒嗎？』或是問：『長慶還要去尋菊貞嗎？』那母親總是皺着眉搖搖頭回答：『不曉得他呀，脾氣是真是有點古怪呢，老婆倒亦不在乎。』聽她這樣說的人便會進一步笑着說：『你做娘的也應該尋一個媳婦了，娘不替他定，難道叫他去爬牆頭嗎？』那母却仍是搖着頭：『呸！難的，他不要呢。』

嘴開的男子又會得在看見長慶的時候，無論在隔着一大段江水的去來的船上，或在柳蔭的路上觀面，常會帶着姍笑的口吻問：

『長慶，幾時吃喜酒呀？』

長慶臉一紅，但立即平復了。眼看着那人，微笑着說：『不要取笑。』

聰明的人全都知道長慶終於忘不了菊貞。在這樣的小村鎮上，每個人都行動都給人看在眼里。長慶現在是常常留心着聽人家講着的閒話，他每有閒空的時候，總到鎮上那個蒙塾先生處去問字，他很肯用功，他每天能認識新的字，他聽店裏的先生們讀報。他不時地在希望着菊貞底下落。

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五歲了，長慶依然過着一式的生活。他好像是无愛無嗔，但臉色蒼然，却有些像中年人了。在這一年上，他底辛苦的母親不耐等候她底媳婦而長逝了，長慶的哭聲也並不怎樣的悲恫。但他是素來在村子裏有着孝母的令名的，這回却被許多人責難着，人說他是祇想着菊貞，母親底死在他是並不以為可悲的了。

母親的喪事辦好以後，一天，是炎熱的夏日，魚市散盡了之後的下午，長

慶在鎮上的一家茶館底樓下佔了一個桌子。他是子身，他沒有了家庭的牽曳，他現在每日這樣的在散市以後喝一二開茶。久已消沉在不可摸索的海中的菊貞底消息忽然在這個時候突破了他底希望而來了。那是從一家小布莊上的一個經理，他從街上來，想走上茶樓去，忽一眼瞥見了長慶。他立即想起了什麼似的喊着：

『長慶！』

長慶獨自手捧着茶壺伏在桌上，沒聽得。

『長慶，』他再叫，高聲了些。

嚶然如同從夢中醒來的長慶回過頭去了。

『哦，朱先生，』他懈怠地招呼着。

朱先生，那個布莊經理，走了過來，在長慶底茶桌邊坐下了，并且又招呼

跑堂添了個茶碗，這使長慶奇怪了，從沒有和穿著着長衫的如朱先生這樣的人共坐過呀。他奇怪着。他就先問：

「朱先生，有事情嗎？」

「有，有，有，」

朱先生一疊連聲的應着，他旋即凝看着長慶。過了一會，他嚴肅地說：

「長慶，菊貞在上海……」

長慶心中一動，眼前一陣昏花。他並不就接應。

「我看見……」朱先生說。

長慶睜大了眼睛：

「什麼地方？做什麼？你怎麼看見？」

「四馬路，在那兒做野雞了。我走過，她來拉我，她不認識我，我認識

她，是她！」

長慶眼圈一紅，接着絮絮地問他關於菊貞底衣飾，容貌，但朱先生却很模糊了。他說因爲是在夜裏，而且四馬路野鷄是差不多一樣的，所以他不能仔細告訴他菊貞的狀況。

這一天長慶回家得很早，夜裏也沒有去打魚。次日大清早，有人看見長慶挾了個小小的包裹在閘口車站裏。

長慶底蹄跡在閘口鎮上隱沒了。人家都懷疑着他底生死，有人說他底漁船一直在甌子門外被風吹到大海裏去了，有人說他自殺了，因爲一個人太孤寂。但祇有朱先生却獨自點着頭。

過了約摸有五六個月，人家底腦子裏差不多沒有了長慶底記憶，而他却在

一班中午的列車到站之後，在由鎮市到他底鄉間去的那條柳樹蔭的沙路上出現了。一個，兩個，所有的在那條路上來往的人都注視着：

「是長慶！」

「呃，是長慶！」

「後面跟着走的女人又是誰呢，擦着這許多粉，怪妖樣的？」

人都懷疑着，并且都惱住着，看長慶挾着一大個包裹，滿面風塵地帶引着一個神祕的女人靜靜地走。他們好像走在一條永長的平安的路上，並不疲倦，但也並不興奮。他們並不互相說話。間或長慶站住了，回轉來看她一眼，是用了沉鬱的眼色，人看不出牠底表情，她走緊幾步，依舊低了頭走，走。

終於有人招呼他：

「長慶哥——」

「喂——」

「回來了？」

「回來了。」

「你出門到那裏去了？」

「尋她——」長慶底嘴向她一努。

那個詢問的人楞住了。

「不認得了嗎，菊貞？」長慶顯露着辛苦的微笑。

「噢！是菊貞！不認得了。」

次日，全村鎮的人都知道長慶已經從上海尋到了菊貞回來，并且她已經算他底妻子。對於這事件，人家底批評和議論是有着各種類的。男子們誹笑着長慶，說他要了一個曾經做過妓女的女人爲妻，他是「烏龜」。女人們說長慶還

沒有正式的「拜堂」，他們是姘的。

同一天，在這個小村鎮上騰說着他底事件的時候，長慶却依然清早就整理好了他底漁具，撐着他的小船飄盪在冬天的江上。他照樣的從事於祖遺的生涯，照樣地用着他底剛毅的儀態。市鎮上的關於他的話並不會被尖利的風吹送給他底耳鼓。

於是長慶底魚攤，不久便由菊貞經營着。她正直地做買賣，到現在，八歲的他們底兒子，也會得每天到魚攤上來照料生意了。

有外來的人，當飽飲了這個鎮市底掌故之後，看着這樣繁盛的魚市，因而問起牠底現狀來的時候，有人會首先舉出長慶是最大的漁戶。接下去是說他有一個賢慧的幫助他的妻子，再接下去，便可以聽到用感嘆的口氣敘述的他底娶妻底顛末。

牧
歌

初夏的江邊，一日，正是申牌時分，太陽底驕熱漸漸地消殺下去，綠沉沉的平曠無際，這邊是一簇紅的白的野薔薇，那邊是成叢的番石榴，瑞香花底香味混合在風裏，柳樹，榆樹在小岡上張着廣袤的繖。碧玉的樹葉叢中有啼奏着的黃鶯，子規，鷓鴣底聲音，忙着在空中穿來穿去的是紅襟燕，在小川邊一瞥一逝的美麗的小動物是翠鳥。

這個時候，有四個牧人在一株大榆樹底蔭影下，他們底乳牛，耕牛，小羊，綿羊底羣都平和地四散在這一大片豐沃的牧場上嚼草，偃臥，哺乳。映着青色的天空的小川裏有小犢在沐浴着。他們是四個：三男一女，二十二歲的

辰利，二十歲的冷雪，十九歲的梅坤，和芝仙，她也是二十歲。

辰利，他是這四個人底一羣之中的會長，他會得帶着他底部落，從清晨，或從日斜之後，沿着那緩流的，青翠的小川走，去選定最豐饒的牧場。他腰邊掛着笛，他會得吹出好聽的曲子，他底牛和羊會得聽他從笛子裏吹出來的命令。他會得不費力地平伏了兩頭鬪着的牛，他知道什麼時候該當牽了牛或羊去喝水了，什麼時候該當替他底畜生換一個地方了。他會得用大的樹葉捲成盒子，從他底乳牛身底下擠出甜蜜的新鮮的乳汁來獻給過路的美貌的村中的姑娘解渴。他會得講笑話和故事，使他底同伴蘇醒了下午的疲倦。他識得風底方向和雨底先兆，他知道在適宜的時候領回他底牛羣羊羣。他是一個智慧的牧人。

冷雪，他是個白皙的少年。他有強壯的肌肉和健走的腿。他還有一顆淳樸的心。

梅坤，他年紀最輕，容貌最美麗，他有一叢好看的光澤的頭髮。他會得想種種伶俐的計劃。他底嘴能夠引起一個悲傷着的姑娘的笑。

芝仙是一個高傲的美貌的牧羊女，但也是一個可憐的女子。她每天要替她底莊主管三十頭絳羊，二十頭山羊，這使她每天累得乏了。但她有能幹的辰利幫着忙。辰利每天趕着他底畜生出來，經過她底羊欄，幫她開了木柵的羊欄底門，一同出去；晚上，陪她趕回她底羊，幫她把羊全都關進了羊欄，和她道了晚安獨自回去。辰利心裏愛着她，常常借着暗喻的山歌將他底心唱給她聽。她懂得辰利要她怎樣，但她沒有應允他的表示，這就是由於她底高傲。

太陽的光斜了，遍灑着黃金的顏色，樹枝樹葉都幻成了金鑄的。牛的背上，羊的背上，都鑲了金，青空裏悠然地浮上了彩色的雲，光芒四射。第一陣涼爽的晚風從那兒搖盪着的麥穗上吹來了。

辰利去叱回一頭侵入人家底地圍的羊，帶了兩個紅熟了的大桃子來。一個獻給了他底芝仙，還留下着一個。

『我來把這個桃子做一個獎品，你們兩個人每人講一個戀愛故事，你們不是都苦痛着自己底戀愛嗎？每人講自己底故事也好。我們可以請她做公正的評判員，誰底故事講得好，這個桃子給了誰。』

辰利一手擎起了那個大桃，一手指着芝仙說了這樣的話。

三個人都笑着說願意了。

『可愛的桃子啊，我拿我底戀愛的故事來獵取了。』

於是梅坤搶先講說他底故事：

『啊，憑着那西山頭上的太陽，憑着那東方升起來的月亮，憑着那第一顆金色的大星，我說戀愛底滋味是澀口的苦的甜的。你們之中可有人戀愛過嗎？』

你們也曾經如我一般地爲了心愛的人開過掛着眼淚的笑臉嗎？啊！我底戀愛是嘗夠了不少苦惱的啊。

你們可認識過我底情人嗎？我底情人是在花的年紀。她底身上，有諸般的美：春夜的星，秋天的麥田上的晚霞，櫻桃，葱，象牙，雪，帶着香味的黑的絲，還有的是清澈的智慧。

我底情人，她不牧羊，不牧牛。她不到山裏去拾柴。她不到泉邊去汲水。她不到牛奶棚裏去擠乳。她不去拾荳莢，麥穗，玉蜀黍和山芋。她每天閒空着。早晨，很早很早，太陽還沒有出來之前，她到流過那一叢竹林的溪邊，她照她底影子，梳她底頭髮，她看着在水底裏白石之上的游魚，她聽溪水細細地流過的聲音，竹林裏小鳥的聲音。太陽出來了，她穿過竹林子，切切察察地踏着葉子回去，唱着歌。春天，她在莊院裏和狗，貓玩弄着，她把米撒下來，引

了一大羣母鷄，雄鷄和雛鷄去啄。夏天，她如同仙女一般的穿來穿去在田塍間，看插秧，看耘稻，看車水。秋天，她在麥場上看一堆一堆的收穫的稻和麥。她歡喜着。冬天，她休息，她在麥場上的柴積邊曬太陽，講故事給我們聽，我們全都忘記了一年的疲倦。她是我們底田裏的神仙，在好的天氣，她也時常來看我們牧牛牧羊，她穿着白的衣裳，在這深綠的草原上走過。辰利，你也曾經有一會擠出你底牛乳獻給她喝，編起了一個野薔薇和冬青葉的花冠給她戴在頭上。每天夜裏，只要有月亮，她在她樓上的房裏，倚出在窗口唱着夜曲，我們在那邊的小山上可以看見她。

啊！你們知道嗎？我底情人就是她，就是她這個人呀。

我愛了她，嚶，老早就全個心兒地愛了她了。算將起來，自從心裏有了她，到如今，我底小犢兒都變成了母牛了，門外的一尺多高的棗樹已經開了

花。我愛她的時候，是我第一次對她鞠躬的時候。

每天早上，我趕了我底畜生出來，在路上，在溪邊，或在她底門前，我總遇見她；在下午，我趕了我底畜生回去，在林子裏，在田廐邊，或在麥場上，我總遇見她。我每天遇見她兩次，我每天向她鞠躬兩次，我底心也跳動兩次。最先的一年是，我們鞠躬了，默默地各自走了，等我再回轉去望她時，她底背影也遠了。

以後，以後怎樣呢？啊！你們知道，我底心是怎樣的熱，怎樣的生着火呢。我繼續着愛着她。每一種新鮮的菓子成熟的時候，我常常去——不管要走多少路——採了最好的來，獻給她，嚶，你們知道，她要不要我底菓子呢？她要的，她收下了我底至誠的食物，說着：夠了夠了，我底小牧人，再會罷，於是她照常地冷冰冰地回轉身去了。

以後，以後怎樣呢？啊，你們知道，我底心是怎樣的焦急呢。我每天夜裏，踏着月光鏤着的松針，榆葉和竹葉，到那個小山上去，悄悄地偷看着她倚在樓窗上，她翻起了星光似的眸子看着天上的星，月和雲，她悠揚地唱起曲子來。她底聲音似乎可以一直唱上天去。你們知道，我會吹笛，我會吹口琴，當我聽她底歌聲到忘記了的時候，我就取出我底琴或笛來和她，嚶，你們知道她怎樣呢？她停止了歌唱，那正如黑的雲忽然遮蔽了明月，她向下面莊嚴地說着：我知道是你這個惹厭的小牧人呀，停止了你底胡奏罷，我底歌被你弄髒了，回去罷，無禮的小牧人呀。於是她闔了窗。

你們可曾經受過這樣的苦痛嗎，我底同伴？當被一個情人冷淡着的時候，心裏是有了捱不住的痛苦啊。我心裏於是恨着她，我在趕着我底牛羣羊羣走着的時候，我天天詛咒她，我不咒她死，她死了使我傷心；我不咒她害病，病會

得損了她底花容；我只詛咒她永遠沒有人愛她，永遠沒有人如我這樣的伺候她。有一天，我在牧場上，我底牛，我底羊都在嚼草，我倚在溪邊的大樹根上。我看見遠遠地她在下流的水邊洗着她底脚。我拾起樹葉來，用薔薇的刺在嫩綠的葉上刺着詛咒她的文句，丟在水裏，讓牠們一片一片地流下去。我看見她從水裏撈起那些葉子來。她看了。她忽忽地轉過一叢矮樹，不見了。我放聲大笑着，發洩了胸中的苦痛了。過了一時，我偶然看着溪水，從上流浮來了不少最大的柿葉，我拾起一片來看，同樣地刺着字：「但願上天爛了你底舌頭，惹厭的小牧人呀。」這是她底！每一片上都同樣地刺着這句話。我仰起頭來，她在上游的小岡上朗朗地笑着走了。

第二天，我覺得害病了。我在溪水裏照見我底容顏瘦得多了。我沒有了氣力，我不能再高聲地叱咤着牛羊。我沒有脚力把我底牛羊趕到較遠的牧場上

去。我心裏煩亂，我口渴着，我眼睛裏迸出飛舞着的花和星。走出去遇着村裏的太太，她們都說：阿坤呀，你底臉色不好呀。我掩飾着說：是的，害着些傷風呢。

這一天下午。空氣真是非常溫和。太陽下山了，像現在一樣，綠色的大平原上祇有我和我底牛羊佔據着。我憔悴地睡倒在一叢矮的垂柳下，一切都是很沉靜，只有蜜蜂在野花間噙噙地響着催眠的歌，雲在浮動，水在潺潺地流。

遠遠地一個穿着白衣的姑娘走過來了，走下土山的時候，我底眼睛已認出了是我的那個可詛咒的情人了。她從我底羊羣中穿過，看着那些雪白的可愛的綿羊：這是那一個幸運的牧人的可愛的羊啊！她四面展望着這樣地喊。我忍耐着，嚶，那個時候，心裏是早已想站起來說：這是我這個惹厭的牧人底羊啊。

終於她望見了睡在柳蔭下的不幸的我。她嘻笑着跑了過來。我依舊睡着在

草茵上，我是沒有力氣站起來了啊。她認出我了：呸！是你這個惹厭的小猢猻嗎？早知這樣，悔不該到這裏來呀，悔不該到這裏來呀！她說着，旋轉身想走開去了。但是，忽然看見了什麼詭異的事似地，她又站住在我前面了。

她看見了什麼了呀？我不由的回轉頭去，看見的是一個一個的古拙的柳樹根。什麼東西使她這樣的吃驚了呢？我懷疑着，靜等她開口。但她老是呆看着我，她不開口。好久好久，她底櫻桃小嘴唇破了，我聽她說：什麼辛苦把這個惹厭的牧羊人底臉兒磨難得這樣的憔悴了呢？我說：我底父親又健旺；我底母親又仁慈，我底小弟弟每天對了我笑；我底大姊每天替我取牛乳，做麥餅，我底牛和羊從來不會走失過一頭，也不會有一個害過癩病，我底星每夜發着一百丈的金光，我是幸福的人啊！我從沒有什麼辛苦來磨難我，可愛的姑娘呀，把我底臉兒磨難得這個模樣的，除了你還有什麼人呢，還有什麼人呢！

我分明看見她底臉上加了紅暈。

她說：與我又有什麼相干呢？我不叫你牧牛牧羊，我不叫你打魚，我不叫你拾柴，我不叫你提了牛乳上鎮去，我不叫你挑了菜蔬稻草上鎮去，我怎麼會磨難得你臉兒又黃又瘦的呢。你這個油嘴的小牧人，你還要說什麼呢？

我說：呀，我要說的還多着哩！你縱然不叫我做得辛苦，但你的確早已叫我想得辛苦；你說你沒有磨難我，但你的確早已磨難了我。當我在夜裏，在那個小山上，聽你唱起歌來的時候，你就關了窗來磨難我；當我採擷了最新鮮的菓子來給你的時候，你就一些也沒有酬謝地丟下我一隻空手來磨難我，我每天想念你，我願意一天到晚地做你叫我做的事，我不以為辛苦，我不以為磨難，獨有你這樣的叫我想念你，不讓我抓住了你底手，便是你磨難我，我底又恨又愛的人呀，還說你不在磨難我嗎？

我說着這樣的話，隨手採了一顆紅紅的草莓子丟過去，正丟在她底腳上。

她拾了起來，在手裏拈弄着。

她說：真煩惱呀，惹厭的小牧人，那麼你要我怎麼樣呢？

我說：可愛的人呀，我要你走過來，在這裏，綠玉的草地上，坐在我底身邊，我要你讓我底頭枕着你底腿；我要你底手撫摩着我底頭髮。然後，我底臉曾得立刻復元了。想想我底悲苦，今天請不要再磨難我了呀！

於是她把手中的草莓丟了過來，落在我身旁，嘴裏說着：惹厭的人呀，她緩步地移過來了。……

你們之中可有人戀愛過嗎？可有人也會在如我那樣的苦痛於戀愛之後而得到如我這樣的飽嘗了戀愛的甜味嗎？噯，我從前是個不幸的人；現在是個快樂的人了。

月亮掛在那邊的大寺底殿角上的時候，我才趕着牛羊和她回去，我走在左邊，她走在右邊。我看着我底可愛的乳牛和綿羊我說，可愛的人呀，這些現在都是你底了。她整理着她底衣裙，她說：可厭的人呀，現在我是個女人了。

你們都聽見了嗎？我底故事是這樣的。一些也不粧點；一些也不漏了。那個可愛的人現在是我底了。在下次月圓時，我底父親會牽了我底四頭最好的牛和羊去替我迎親呢。」

梅坤底故事講完了，於是感觸地傾聽着的辰利說：阿坤底故事是完了，現在要輪到你，令雪輪到你了。

於是令雪失意地開始着講他底故事：

「呀！他是幸福的人，而我不幸的人呀！他會講得這樣好的故事，而我，該當講些什麼呢？我底運命是定了，我底星也將隨着我底生命消隱下去

了。在我們底朋友新婚的時候，我或者將已經不能來參與這個美滿的婚禮了。

噯，由梅坤底故事看來，我覺得情人當是一樣的，我底情人不會比他底情人醜，他底情人也不會和我底情人異樣。只是戀愛的運命真是各人不同的。我底前半段是和他底一樣，而結果他是成功了，帶了他底情人好好地回去，我是被情人拒絕了，將永遠獨自個度着這種孤苦的生涯！

即使把我底故事講出來，難道能夠賽過他底，而爭到這個可愛的紅的桃子麼？況且，你們想想，我這樣的心緒，那裏能夠耐着悲傷講出我底故事底前後來呢。但只因爲我底情人和他底情人是完全的一樣，簡直是一樣的一個姑娘，如果他沒有形容錯了，所以我倒很想講一講爲了什麼緣故我是這樣的可悲地失望了。

噯！說來事情是也已經有了一年多了。

你們可認識秦亭山腳邊的那個花神廟嗎？那是個很大的廟，裏面塑着十二月的花神，每年二月十二日，那裏總做戲，獻神，香火很熱鬧的。我認識我底情人，也就在那個廟裏，而我底不幸的生命底萌芽亦就在那個廟裏。從前我沒有認識——或者說看見——過我底情人，因為她住在那條名字叫白沙港的溪底東岸，而我是住在西岸。從前我也沒有認識了你們，所以我永沒有把我底羊趕過板橋來。我和她，正如太陽和月亮，永不會面的。那是去年的二月十二，我跟了媽媽到花神廟裏去燒香：在焚着迷迷人底眼睛的香燭的大香爐旁邊，在一個賣糖人兒的小攤前面，我第一次看見她美麗的身體開雅地立着。我呆住了，忘記了媽已經向前面走去，直是凝伺着她底舉止。她露出雪白的牙齒來笑了笑，那是因為看見了一個好玩的糖娃娃。後來她摸出錢來把那個糖娃娃買了，笑吟吟地回轉身來要走了，她就看見了我在呆望她，面上忽然紅起來了。

我也覺得有些不好意思，搭趣着走動了。但我底兩眼却無論怎麼也不能從她身上離開，直釘住她，直到看她走出廟門外去，在人叢中沒了後形。自從那一天起，我實在的愛了她。當天晚上，我就打聽她底名字和住處，但是——也沒有知道。從第二天起，我問每一個男的女的牧人，我不厭煩地把她底聲音笑貌描摹給他們聽，但還是一些也沒有知道，而我底嘴唇枯皺了，唾液也乾了。於是——我每天換一個牧場，太陽一出，我就趕着我底羊離開了我底茅屋，沿着山脚去，翻過龍頭去；穿過林子去，或是走過板橋來，這樣地到處尋找新的牧場喂我底羊，探聽我底情人底下落。到這裏來能夠認識你們，也就是由這一點原因呀！我是獨自個靜悄悄地尋訪，我並不再告訴給一個人聽，我明知道人家是不能替我幫這個忙的了。

後來，天保佑，我又遇見了她，你們想想，我那一天是多少的歡喜呢！早

上，我趕了我底小羊，走過板橋來。我偶然站住在板橋上，看底下清淨的水流，照着我底爲愛情的煩惱而白了的臉，我嘆了一口輕輕的氣息。我沿着流水看過去，那邊石磯上坐着一個似乎是女人模樣的人。衣裳底白色在林隙間穿漏下來的太陽光中閃爍着，頭髮絲絲地如春天的小雨一般在清早的涼風裏飄盪，她好像正在看水裏的游魚，或者是照着水在等候洗罷的頭髮的乾燥，

誰個美麗的姑娘在這樣清雅的水邊沉思着呢，莫不是，呀！莫不是我所尋搜着的可憎的人吧？我心裏起了這樣的疑竇，於是不覺得煩躁起來。我把我底羊趕過了板橋，沿着溪水下去。我底羊真是很乖覺的；牠們全都悄悄地走，細細的腳骨踏在草地上，沙上，枯葉上，全都沒有聲息。快走到她坐着的石磯邊了，我閃身在一株栗樹的後面。我窺着個清楚，怎麼不是我每夜夢裏都想着的人呢！

我底羊慢慢地走上石磯去了，牠們柔和地嚼着青草，身子漸漸地挨着她底背。她旋轉身來了。

呀！是誰個牧人底可愛的小小的羊呢？她這樣欣悅地喊起來，四下裏看，但是她沒有看見我。她抱起我底一頭最可愛的羊，她和牠親了一個嘴，又撫摩着牠底軟軟的毛。她又說：這些可愛的羊是誰的呢？忍心的牧人呀，爲什麼離開了牠們呢？

我從栗樹後面走了出去，顯現在她面前。我很想對她說話，而我心裏的確有許多要說的話，但是，你們知道，我是沒有像梅坤那樣伶俐的嘴，我立在她前面，我覺得我是個粗人，我底舌頭也僵了，我沒有說出一個字。我對着她凝看着，她真是我們這裏最美麗的姑娘呀！

她也看着我，她好像等我開口，但這第一次就讓她失望了。她說：難道這

樣的小牧人是個不幸的啞子嗎？可憐的人呀，誰叫你底媽媽在土地廟底供桌上偷吃了東西呢？這些可愛的小羊兒是你底嗎？你點點頭罷。聽她這樣說，我真的像是啞子一般，點了點頭。她笑了，她說：你看哪，太陽已經照上了烟窗，還不把你底羊趕過去嗎？這裏的硬草好嚼得進牠們底嘴嗎？她雖然這樣說，我還是不會回答她，我看得她連眼睛也疼了。她覺得害羞了，她說：啞子，牧羊人也是個小獠猴呢，眼睛呆呆地把人看個不住嗎？說完，就走了。我看她穿林子去，鼻也鼻的走進一所莊院去了。從那一天起，我才認識了她底家。

後來，接連着很容易地曉得了她底名字。她父親底名字，又曉得她是常常在早晨的溪水邊，傍晚的林子裏和田塍上，如梅坤的情人一樣的。我於是每天趕着我底羊打那個溪水邊走過，夕暮，每天繞道走過她底家，這樣，我時常的看見她。

你們知道，雖然後來她在我遠遠地趕着羊的呼號中知道了我並不是一個啞子，但當我在她前面的時候，我還是一個啞子。我不會得對她說一句話，每天遇見她，每天用癡情的眼光看她，雖然走過了也會回轉頭去，而終於大家不說話。她總是笑着我。

從我底朋友海男那裏，我知道一個人應該有一個妻，而如我這樣歲數的人，是可以娶妻了。所以我常常想：我底妻子一定是她。但是我不懂得怎樣去娶她。我沒有一張鸚鵡的嘴，我只好把我底愛情藏在心裏，現在夢裏，而不會得把牠在她底面前從嘴裏說出來。唉！她怎麼會知道我怎樣的愛了她呢！

我煩悶着過了好幾個月，當白天和你們作伴着牧羊時，我常是心裏念着她，雖然沒有流出眼淚來，但是感覺着黃蘗子一般的苦味呀。這就是，你們知道，我爲什麼自從燕子來了之後，沒有開過笑臉的原故。

有一天，是最近的事呢，真是沒幾天之前的那一天，我早上把羊趕過了那溪流上的板橋，遠遠地看着那石礮上，光綴綴地還不會有人呢。我便坐在橋邊的一叢灌木底下，我看着溪水和板橋，我很感動着，我喊道：無情的溪水呀，你難道永遠地把我和我底情人分隔開了嗎？她是在你底東，我是在你底西，雖然有着板橋，你還不許我和她合在一處嗎？無情的溪水呀！有一天你會得乾涸到露出了你底骨，你會得再分隔着我們嗎？我這樣說着，後面簇葉叢中忽然有人笑着，我回過去看，原來是那個可憎的人。

我說，我是耐不住了，所以話從我羞赧的嘴唇上流出去了：可憎的人，難道你在偷聽我底話嗎？她說：啞子牧羊人，今天什麼風吹得你開口了？你不是在唱着歌兒嗎？我說：我是在唱着歌兒嗎，也可以這樣說的，我底歌是在唱着你！她說：唱着我嗎？再唱一遍給我自己聽罷。你唱些什麼呀？我說：我是唱

你這可憎又可愛的人，爲什麼我戀愛着你到如今，你一些也不懂得我底癡情？你狡猾的人！你害人的人！你害我生了這樣的病，我會得因爲你而死了，我會得因爲你而死了呀！噯！美麗的姑娘，如果你可憐我，請你來做我底情人罷。

我說完了，她睜大了眼睛，她說，呀！可憐的牧羊人，你真是這樣的愛着我嗎？你是失望的了。當你會得開口說話時，你已經完了。可憐的人，謝謝你底愛情罷，我已經是一個女人了。我詫異着她底話，我說：你哄我嗎？昨天是個姑娘，今朝是個女人了嗎？她說：這個也可以哄人的嗎？小牧人呀，你看，我昨日是梳着辮子，今朝是挽了髻了，我已經有了丈夫了，小牧人呀，另外去找一個美麗的姑娘罷。……

好，我底故事講完了，自從聽了她這樣的話，我底心是碎到如今，噯，你們不看見我臉色一天比一天慘白了嗎，當下一次月晦的時候，我底生命也要消

逝了。可憐的同伴們，我底故事是悲傷的，但是比他底故事值得聽，那麼，請把那個桃子給了我罷。」

於是辰利說：兩個與賽人底故事都講完了，現在我們要請評判員來給獎了。

於是評判員芝仙說：兩個人底故事都聽清楚了。一個是幸福的，一個是悲傷的；但都是一樣的講得好。我想來，幸福的人，心裏有着歡喜，是用不到安慰的，而不幸的人，讓我拿這個桃子來安慰他罷。且慢，我還要知道，梅，你底愛人叫什麼名字，說出來讓我我知道我認不認識那個幸福的姑娘；令，你底情人叫什麼名字，也說出來讓我我知道我認不認識那個使你不幸的姑娘。

梅坤搶着說：我底情人嗎？她叫做美琳。

令雪忽然驚起來說：美琳？你說的是那個圓臉的，駝背的莊主底女兒嗎？

梅坤說：就是那個美麗的人呀。

令雪悲傷地喊了：哎！難道我底朋友就是奪了我底情人的人嗎！……

哎！

哎！

哎！

於是，太陽下了山了。梅坤趕了他底牛羊回去了。令雪也趕了他底羊悲感地從別的路上回去了，因為他不願意再和梅坤一道走。

麥穗上吹過一陣晚風來，辰利呆看着芝仙。

像令雪那樣的悲傷怕會輪到我身上的吧，他說。

哎！聽了他那樣的話，又看了他那樣的悲傷，可憐的人呀，我爲什麼不就許給你了呢……

妻之生辰

先一日晚上，臨睡的時候，忽然想起明日的事。

——蕙，明日是你底生辰呢，我對妻說。

妻已經擁着結婚之夜所用過的那條棉被睡下了。燈光下，她明艷地微笑着。

——是結婚之後的第一個你底生辰呢，不是嗎？我又這樣說。

——是的，但又怎麼了呢？

——你說不應當賀賀嗎？

——呢，賀賀嗎？怎麼樣賀我呢，你？

——讓我想……有了，我得送你一些讓你稱心的禮品，而你……你要請我吃美味的麵。

——這樣嗎？那是應當的啊，我想你是預備替我請酒做壽呢……

——那樣的賀你底生辰嗎？如果可能是也許會得做的，俺……

——但是你送我些什麼東西呢？

——明天出去看罷。

夜裏，我睡夢裏也想著該選擇些什麼適當的禮物來點綴妻底結婚之後的第一個生辰。

早上起來，晚春的陽光從窗玻璃透進了溫存的微笑，我也微笑着，今天是可紀念的一個日子呀，在我底妻，今天是最重要的。這是她改變了一種生活以後

的第一個生辰，而在這一日，她是最美麗的。過了今日，到了明年以後的今日，結婚的生活會帶給她許多的煩惱，而她底美麗的容顏和青春也會逐漸犧牲在我底情愛裏。這樣想來，我今天不該大大地想法子賀賀她麼？但是，我還是應當送給她些什麼可意的贈物呢？呢！爲什麼今天不是星期日呢？真是煩惱的事呀！爲了僅僅過着這樣寒素的生活，還必須要把這樣一個可紀念的日子底大半消磨在辦公室底寫字桌旁邊麼？

在打着領結的時候，對着鏡子，我這樣沉思着又感慨着。

回過頭去，妻還是酣睡着。從她底安靜又嬌媚的睡相裏，我隱然看出了她底寂寞。這是都爲了我每天天地清早出去，薄暮歸來的原故，而她這樣地委起的呀！白晝，當我忙碌在辦公室裏的時候，她是和一個女僕在這空屋裏過着怎麼一種陰鬱的生活呀？我懷想着，不覺微微地感到了顫震。但我並沒有勇氣

或能力來反對我底辦公室生活。

終於又照例地吻了一次妻底夢的眼睫，離開了家，在曉風中追逐那經過辦公室處的電車。

在文件底送往迎來的空暇，青色的捲烟底裊裊的煙霧裏，不時地浮上了妻底孤寂的生活之幻影。我竭力想驅遣了牠，但是不久就證明了這是徒然的。我回復地想設法改善她底生活。從前曾經固執着以爲如果爲了我底生活困難而要她也出去辛苦於經濟的臂助，我是寧死也不願意的。但如今即使是爲了要她解除白晝的家居的寂寞而出去做一些什麼事情，實在也是頗不可能了。說是沒有事情，而每天却也有許多須要她經心的瑣碎事。此外，如果採取別個方法，譬如替她介紹些女伴來破破寂寞，雖然也可能做得到，但能夠說她不會隨時又浮

上了孤居之感，反而加重了她底凄切嗎？我們底結婚，是什麼人都知道是自由戀愛了的，回想起來，當初對於她的追求，是何等地熱烈，人家怎麼會相信她如今每天所過的生活却等於一個被舊制度所支配了的嫁給一個無愛情的丈夫的女子底生活呢？在空濛的煙霧裏，又浮現了妻底安靜的容顏。我每一注視她，她常是微笑着。她是個好性子的人，她不愧爲一個好的妻，她從不會對於我這樣艱難的生活露過一次愁顏，或即使是輕微的蹙眉蹙額。她並沒有大的學問，但她好像是個有大智識的人，她很了解我們之間的愛情。但是，天！怨我，我是始終自信着，在她底安靜的容顏之下，有着一種，不是怨，不是輕蔑，不是悲哀，而是一種空虛的惆悵。

爲了這樣的種種幻想底縈迴。我更覺得在今天是有着讓她歡喜一番的需要。就是說今天是我贖罪的一個機會，也並不算言重了吧。

處理完了一切的事情之後，走出辦公處底大門，已是四點半了。在歸人底急激的交流中，我又尋思着該當買什麼的問題。買一個插着 Birth-Day Candle 的朱古律蛋糕送她罷？太賤了，太不切實用了。那麼，買一套精緻的「蔻丹」送她罷，買幾種「何比甘」化粧品送她罷。想想看，她近來企慕着什麼東西嗎？呃，她不是想着要一些新式的衣料嗎？……

無意中伸手向衣袋裏一探，不覺楞住了。除了前幾天預備着買原稿紙的一張一元紙幣和幾枚作車資用的銀角外，我身上原來並未帶着錢。我是靠着薪金維持生活的人，每個月的薪金領到了之後都交給了妻，除了隨時取些零錢之外，一切的費用都是由她支配着，到了每個月底，看看那些微的餘款，常是會兩個人呆住了的。

照這樣子，如何能買什麼東西呢，便是儘量地打算着我底贈物底價格，這一圓錢是總難於應付的了。我站在鋪道上呆想。

終於是祇得買了二束原稿紙，上了回家的電車。在車中，我自笑着何以會這樣地鹵莽呢。於是仔細地估量着，大約還可以從妻那裏提出十圓左右來完成了這次的生辰賀禮吧。計算起來，在下個月，薪金之外，還有一注別的錢可以得到，想來生活也不致於有什麼影響吧。

到得家裏，已經是黃昏時候。天色好像變了，氣壓低得呼吸都很沉重了。妻正在廚下幫助着女僕做麵，看見我走進了客室，隨即走出來，她笑着說：

——送我些什麼禮物呢？

——沒有買哩，沒有帶錢出去呢。

妻暫時地呆住了。

——你沒有錢了嗎？

——從什麼地方來的呢？

我煩惱地說。回看小小的院子裏，已疎疎地降下着細雨。

——想回來問你拿十塊錢再去買來，不是還可以提得出嗎？下一個月是現在不必憂慮的。

——那裏還有十塊錢可以提出來給你買送我的禮物呢。一共也祇有七八圓了。……

——不是還有二十多圓嗎？我驚詫地問。

——呃，兩個月的電費，裁縫底工資，今天都拿去了。祇贖了七八圓，還是要維持到下個月呢。就是米也恐怕在月內又要買，所以今天的麵是還要借用一餐夜飯哩。……

我呆住了。一切的煩惱都襲擊了我。我是站在妻底前面。覺得自己底羞慚，又覺得替她悲哀着。我還是對她怎麼說好呢？便是今天，我還不能讓她歡喜一番，徒然給她了一重失望，我不是在欺騙着她麼？哎，便是連一束鮮花也不會買回來點綴她這個生辰！還說什麼別的贈物呢。

——呆立着算什麼呢，我並不一定要你什麼贈物呀！小小的生辰，難道真要當做一樁重大的事情嗎。吃了麵，不就算過了我底生辰嗎？

妻隨後是這樣和善地說。她並不有一點失望的表現。她照樣地微笑着。

愁悶的春雨從昏黑了的天上瀟瀟浙浙地降下來了。燈前，我和妻對坐着，吃着代替了晚飯的妻底壽麵。她是如同每晚用飯似地，安閒地一口一口的咀嚼着，啜着湯。而我，雖然是她手煮的細白的麵，却總也嘗不出什麼美味來，但我把盛麵的碗側得很高，碗邊遮過了我底雙眉，讓我底妻不看見我底包滿了眼

淚雨眼。

結婚之後的第一個我妻底生辰便是這樣地在愁悶的雨聲中過去了。

栗，芋

在我所住着的巷口，恰是兩支市河底交會處。三叉的河面上，高高地建築着兩座成爲直角的涵洞很爲寬大的橋梁。好幾年前，當天氣晴和的月夜，我常常歡喜去立在任何一頂橋上。在那裏，我可以從一排河房底玻璃窗中，如果牠們是不會被遮掩着，透視着每一家人底飯後的燈下生活。在一間一間的屋子裏，那朦朧的黃色的燈光裏，憧憧然移動着每一個父親，母親和他們底兒女底影子。他們有着種種不同的身材和態度，在白晝，他們又有着種種不同的執業，但在這個閒逸的時候，他們底平安與溫和的情狀却至少可以說大都相同的。所有的父親，或者是在看書看報，或者是整理着瑣碎的陳設，或者是在把着茶杯

與他底家人閒話。母親們大多是在做着針黹，看她們右手一拉一拉地縫着，我好像已看出了她們底仁慈與寧靜的心。孩子們或是伏在桌上就石版上鈔着日間的功課，我彷彿可以聽得出滴滴答答的聲音，有些是在凝神地坐聽他底父母的談話，從他們仰起着的小小的臉上，我看得出他們底腦海裏是在充滿了各種新奇的幻象。

每一次看了這些好像忘記了人間種種悲哀與苦悶的蕭穆的家庭生活，我總是感慨地生着一種企慕，雖然我自己底家庭生活也不會比所看到的有所遜色，而我所以爲和平的別人的家庭生活裏也說不定有着各種苦惱，但我總好像人家底是我所不能幾及的。

我所最初企慕着的是靠着我所住的巷口的那個黑漆牆門裏的那一家。我立在橋上，他們底那一間作爲客室和起居室的河房是最最使我注意的。家具並不

多，但一看就知道是一個清潔的中等人家。他們全家好像祇有六個人，父親，母親，兩個孩子，都是男的，一個女僕，還有一個女人，我到後來才知道是乳娘。

當我搬家到這小巷中來，他們是已經住在那裏了，所以我先前並沒有認識他們之中的任何一個。我只是在注意到了他們底燈下生活之後才好奇地有一種要認識他們的妄想。那個父親，看來是個溫和的好父親，而那個母親也像一個可敬的婦人。他們都祇有三十歲光景。兩個孩子，一個是有六七歲了，一個祇不過四歲前後，他們都是很可愛的。在小小的掩着白磁罩的石油燈的周圍，在我所看見的每晚，他們總是團團坐着，父親老是坐在中間，面向着靠河的窗，母親是坐在上方，小的孩子便在她身旁偎倚着，大的那個孩子和他底父親對面而坐。父親母親常是露着笑容閒談着，有時那母親也取出些工作來做，但不久

就可以看見她完全停止了，讓她底工作攤在桌上。我常常在看着這樣情景之際，懷疑着他們何以每晚會有這些說不完的閒話呢？同時，親昵的夫婦之情，又使我憬然了。小的那個孩子是不絕地伸出小小的手來東抓西抓，大的那個却總是靜靜地在吃着什麼閒食，有時也可以看見他牽了他底弟弟走下椅子來在室中玩弄着。但是，常常又可以看見他們不時地在昂起頭來盼望着他們底歡笑着的父母，當這一對夫婦或許談說着什麼使這兩個孩子注意的話的時候。女僕不時地進來沖茶，而那個乳娘却默然地坐在那母親底背後的一個椅子上，要是他們不時移動着他們底燈火，在橋上偷窺着的我是看不見她的。

這種在燈前茗話着以消化適才所進的晚餐而預備就寢的情景，在他們自己是平常得一些也不會覺得有什麼可異的。然而在我，當一度，二度，三度地注視着了之後，便覺得這些是最最幸福的一家了。我甚至爲了這種目擊，向人申

說着幸福是可以與權勢和財富沒有關係的，便是依靠一個人底勞力所獲得的薪金以生活的家庭裏，只要平安，牠就存在着了。

以後，每次走過這家的門前的時候，我便會想起了這個門裏面的幸福的家庭。我渴想着能夠有機會容許我闖進去分享一些溫和的空氣。我有時也看見那母親，或那乳娘，和那兩個大眼睛的可愛的孩子在門口，但他們沒有認識我，我對他們每個人看了一眼，就走過了。

某一天，在太陽已經將我底身影很修長地投在街路上的傍晚，我啣着一支和味的雪茄預備到附近的操場上去做一次悠閒的散步。在路旁，我看見了那個大的孩子。他穿着一身齊整的布衣服，手裏捧着一個與他底鬚鬢着短髮的頭一樣大的皮球。

他原先是走在我前面，但雖然我底閒懶的徐步也畢竟追上了他。我開始走

在他旁邊。和他並行着的時候，他抬起小小的漆黑的眼睛望了我一次。我忽然感覺到這是與我所曾在橋上窺見的，當他聽得他底父母講着什麼使他注意的話的時候的他底天真的凝望一樣的眼色。真是個可愛的孩子呢，我這樣地暗讀着，因之又觸念起一個無邪的孩子底容貌，儀態和性格底長成，是真與他底家庭生活有着可驚的關係的。粗獷的，暴戾的父母，即使他們是能夠負擔着巨額的教育費，怕也不容易把他們底孩子養育成爲一個健全的人吧。如是想着，旋即又自己失笑了，難道因此便研究起所謂教育的那種學問來嗎？

那個可愛的孩子對我望着第二眼的時候，我就從口中取下了啣着的雪茄，報他以微笑了。

——那裏去？我問。

他用小小的手指指着那一大片已經望得見的操場。

——一個人嗎？不怕嗎？

他默然，好像是怕羞，我想這是因為我已是一個大人的緣故，在我和他之間已有着一種年齡的隔膜。如果我是個幼小的與他相彷彿的人，他是一定會揀選了我做朋友的。但我還是竭力試着和他接近，我問他種種普通的話，我答應他去到那個大操場上陪伴他拍皮球。不久之後，我們已經是朋友了。我攆着他底手。

從他底伶俐的，天真的嘴裏，我得知了關於他底家庭的種種。他底父親是在一個什麼廳裏供職的。他是在市立第二小學校裏讀書。他是姓趙。一晌所懷疑着的那個婦人是他底弟弟底乳娘，這也是從他告訴了我才知道的。在廣漠的夕照中的操場上我和這個可愛的孩子玩弄着皮球，覺得是彷彿接近了一個愉快的天使。

不久，他底弟弟也被那個乳娘牽着手領來了，看見了哥哥在玩着球；那個小小的人兒也划也划地加入了球戲，直到兩個值日的兵曹手裏拿着喇叭來到操場上吹起催歸營的信號來的時候，我們才依舊同行歸家。

在歸路上，那個乳娘從懷中取出了一把的檣栗來，分散給這兩個小雛兒，如像母燕哺食給小燕子一樣，那個乳娘是很美麗，很仁慈，她這樣地帶着兩個孩子在路上走，人家是可能誤會她是母親的。他們一路剝着檣栗吃，一路唱着小學生的歌，親熱又歡喜地走在乳娘前面。我看着這些，覺得這種小檣栗兒也增加了新鮮的風味了。

我送他們到了門前，這兩個孩子對我笑點着頭，作爲道別，牽着乳娘底手走進去了。我悵然呆立了一會，踱到街頭去買了一包檣栗回進了我住着的深巷。

從那一天以後，兩兄弟常常到我家裏來玩，由他們底乳娘陪伴着。缸裏的金魚，假山底洞窟，花壇裏的花草，兔子，這些都是他們在我家所感到的有趣味的玩具。沒事的時候，我常常看着他們玩。我對於這樣癡癡地看孩子遊戲覺得很有意思，我喜歡他們，我妻也喜歡他們。

我妻也時常和那個乳娘閒話，她們會得絮絮地講到大半天，全忘記了孩子們。據我妻底觀察，對於這樣的乳娘，她是完全中意了。她領了孩子們回去之後，妻常常讚歎着：

——又聰明，又和氣，又會得管孩子，看上去真不像個乳娘呢。雇着了這樣的人，也是孩子們底福氣。

自從我爲了生活的緣故在晚上擔任了一個兼職之後，橋上夜望的樂趣是完

全被裁剷了。日間也比較的忙碌起來。於是，對於我底小朋友便疏淡了。只是在僕婦們口中，不時斷片地得到些他們底消息。

有一天，聽說他們底母親病了，而且似乎已到了不治的程度。正在煩亂於自己底衣食的我，當時也祇略略地分了一些心去冥想他們底情景。我想，萬一這兩個孩子底母親真是病故了，他們底家庭底夜景又將是如何一個樣子呢？而這兩個幼小者底生活又會不會有什麼變動呢？雖則曾經這樣想起，但對於這種疑問的思索，我並不會延長下去，也並沒有自己底解答或推測。

終於在不多幾日之後，一個清晨，當我還未起身的時候，僕婦們在院子裏傳告着那個母親底凶信了。整個早晨，我們都議論着這事情，大家覺得那個遺棄了兩個可愛的孩子底母親是不會瞑目的。大家都感覺着悲哀，而這些却全是由對於那兩個失恃的孩子的憐憫而來的。

此後，好幾次走過那家，總是緊閉着門，好像是不住着人的。孩子是一個也沒得看見，門前是冷清清地，看着那釘着喪蔴的黑色的牆門，也好像裝着悲哀的情緒。隣里之間，對於這扇大門裏的人的記憶，因此也逐漸地淡下去了。每當在晚飯後的燈下，我觸念起這個情景而對我妻說起的時候，她常常慨然地以爲一份人家，即使是很隆盛着的，如果失去了主婦，是會得立刻衰替下去的。

可是，他們却並非就此衰替下去。雖然亡故了主婦，在幾個月之後，人家看出他們還是如平常一樣地生活着。雖然那位趙先生不免要記念起他底亡妻而兩個孩子要想到母親，但那個可敬的乳娘却依舊替他們把家事安排得妥貼，而且用着她底好心，哄得兩個孩子照常的上學和遊戲。走入他們底室內，人家不會相信這是一個亡故了主婦的人家，大門以內，他們還是保持着和平的氣象。

愛管閒事的僕婦們便又把這種情形告訴了我和我底妻，我們便都替這兩個孩子慶幸着。妻是尤其自傲着她底鑑識人的能力。

於是，冬天來了，嚴寒的天氣把我們逼迫得躲在緊閉着窗戶的家裏，溜躑慣了左隣右舍的僕婦也不再在下午偷空兒出去了。我們對於這姓趙的人家的消息又隔闕了好久。

直到過盡了臘月，在新年裏，一日，忽然又由從女僕底口中聽到了關於這人家的消息，原來這一天趙先生在宴請着幾位熟識的朋友和親戚，因為這是那個仁善的乳娘升爲他底後妻的吉日。據間接的傳言，趙先生是因爲孩子雖然斷了乳，也得要人管，而一個乳娘和一個亡故了妻子的中年主人住着，也似乎有些不妥，所以，好在那個乳娘底丈夫也已經亡故了，便得了她底同意，將她來續弦了。

這個信息，在我們其實也並不是十分的突兀，也曾經有過一回預測到會得這樣的。像這樣好性子的婦人，小孩又是她撫育長大的，來做了趙先生底填房妻，我們都以為比趙先生另外去娶一個女人來要好得多。這樣做了，他雖然終於續娶了新人，但孩子不會受苦，也可以對得起他底前妻了。

而事實却漸漸地證明給我們這些測度是謬誤的。從鄰里底閒話中，我們知道趙先生底家是一天一天的多事起來，而兩個孩子是一天一天地不幸起來。爲了如今是一個後母的地位，慈善的乳母也裝起了母親的態度。她是如同普通的後母一樣，對於前妻底孩子，如果沒有一種嚴肅的管理，是以爲彷彿失了自己底身分似的。對着外人，她常常說從前是用一個屢婦底態度來服待這兩個主婦底孩子的，所以不能怎樣的儘着自己底撫育方法來管理，恐怕失了主婦底信任，但現在是負着代替前妻的責任了，如果她不把這兩個孩子留心地管教成

長，人家一定說她對不起前人的。她並且宣說着她怕人家會誤解了她。

聽了這種話語，又觀照着那兩個可憐的孩子底逐漸瘦瘠與呆滯的情狀，鄰里們都搖搖頭嗟歎着了。說着趙先生底家庭或那兩個孩子，憐憫的眉眼，代替了羨慕與稱贊的神色。

時常在街頭，我又看見那兩個兄弟。他們確是全改變了，衣服好像穿上了七八天沒有換，臉色是很萎黃了，眼睛裏已失去了從前的活溜，兄弟攜着手倚在牆上，或坐在門檻上，呆看着別家的孩子遊戲。

每次看見了這兩兄弟，我心裏總起了一種悵惘，而皮膚也會得生一層顫抖。一份人家真是不能差一個人呢，我會得這樣想着。

一個星期六底晚上，月色大佳，我因為連日又聽到許多關於這兩個幼小者底悲哀的命運的話，就決定出巷去到橋上眺望一會。我所望見的他們底晚間的

家庭真是全改換了！在從前每晚都充滿了和平的空氣的那一間河房裏，我只看見在幽黑的美孚燈光下面的那兩個孤寂的小小的黑影。他們是在讀書？是伏在桌子上打盹？我全都看不清楚。在左邊一室裏，雪亮的燈光却在掩蔽着玻璃窗的白幕上映繪了兩個走動的人影，我認得出，是那「雙新耦」。

我悄然呆立在橋頭，心中是一片空白。我並不再有什麼感慨。我以為這所房屋裏是已經換住着一份人家了。但從窗裏望進去看見走入那間兩兄弟在着的屋子裏來的女僕，却明明還是從前所認得出的那個。她手裏似乎端着一碗什麼東西，進來安放在中間的那隻桌子上，並且做着手勢，像是在對那兩個孩子講話。以後是看見他們懦懦地移動着，伸出了手在碗裏取了那一團一團的東西，剝着皮慢慢地吃，終於沒有父親，母親或乳母來陪伴着。當我離開橋頂的時候，那女僕已經把那碗剩餘的食物移在畫桌上去，三個寂靜的靈魂呆坐在桌

邊，好像要守盡這茫茫的永夜。

次日下午，我在出外想作一個休息日的散步的時候，又在那夾植着柳樹的操場去的路上看見這兩個孩子。弟弟底左手裏捧着從前我所看見過的那個舊皮球。他們各人手裏拿着一枚芋芳咬嚼着，看見了這食物，旋即想起昨夜那個女僕給他們的大約就是這個了。因之又記憶起從前吃蕎粟的時候，我可不會料到現在這兩個孩子底食物是要那個女僕來分給了。

我不敢招呼這兩兄弟，我怕問答之間，竟會使我感着異樣的悲哀。我跨着大步走過了。在黃色的斜陽裏，我終於仍回頭去看了他們一眼。他們是又牽着手蹣跚然在道旁走着，小小的四點眼睛蒼茫地望着遼遠的落日。

到現在我沒有忘了這可悲的情景。但是，除了不敢再注意到他們的事之外，我何會對於這兩個可憐的小人兒有一些幫助！我只是因了這事件而相信着

一個人是會得因為地位之不同而完全轉移了感情的。但我底妻，她却另有一番感慨，她說希望自己底子女能夠由她自己撫育到成長。

閔行秋日紀事

一九二一年底秋天，宿雨初晴，在偏僻的寓樓裏，我頗感到了些蕭瑟的幽味。這時我底隱居在閱行的朋友無畏庵主人底信可巧來了。信上是祇有着這樣的寥寥數字……

小庵秋色初佳，遙想足下屈身塵市，當有吉士之悲，倘能來小住一旬，荷葉披披，青蘆莽莽，可爲足下低唱白石小詩，撲去俗塵五斗也。

無畏

於是我便決定了一次短時旅行。約略地收拾了些衣服什物之後，帶了我唯一的小行篋，搭上下午三點多鐘的公共汽車向閱行進發。

我搭上這乘汽車的時候，離規定的開車的時刻還早，車上祇有兩個人已先在着，一個是商人模樣的二十餘歲的少年，一個是和尙。我是到過閱行那個地方的，我曉得這汽車要走多久，而且因為這汽車的顛簸是出名的，在車上想讀書看報都是不可能的，所以我疲乏地闔上了眼睛，獨自預想着無畏君小園裏的秋色。他那裏有很好的西府海棠，有清澈的池塘，有頗費了些工夫和金錢去收集來的東洋小盆景，這些都是我去年到他那裏去遊覽時所記憶着的。尤其懷想着此番再去一看的是他書齋裏的數百種元明精槧書。聽說新近又從式微了的舊家買到了一塊太湖石，是江南著名的所謂碧雲峯，也希望着去賞玩一番。

遐想之間，車上已擠滿了人。待我漸覺得身子被擠得不能舒適，而車頭又

在拍拍然蒸汽欲動的時候，我偶爾把下垂着的眼皮向上略略地軒起，滿車的人啊！這樣牲畜似地裝載着。

數羅漢似地一個個地看過去，兩膝間夾着扁担和繩索的鄉人，抱着幾大盒紙捲煙的小本經紀人，比我先上車的那個少年商人與和尚，嘻，真是很滑稽似地，和尚底貼身，何以却可巧坐着一個女尼，兩個之間，可有什麼關係嗎，雖則神色之間是裝做着不相識似的。對面是接連地坐着三四個學生模樣的少年，顯然是十分稚氣的，他們底旁邊，接近着汽車夫座底後背，在車門口，可不是很危險而又很可驚嗎，坐着這樣一個少女！我再說一遍：這樣的一個少女！

並不敢過於誇大了，也並不願意承認我是沒有看見過美貌的女子，我確說這個同車的少女是異樣的美麗的。她有着純粹中國式的細白的肌膚，鼻子雖然夠不上希臘式，但畢竟也高得好看，眼睛是這樣的黑而有神，頭髮却又蓬蓬然

類似歐洲女子的棕色。我疑心她底血不會純粹是中國的。她坐着，好像是久已習熟於這樣顛簸的行程似的，只隨意地坐着，但姿態已是出衆了。

我所謂可驚，是說她底美貌；而所謂危險，是說同車的人都注意了。鄉人和年老些的小本商人只是漠然地望着她，好像他們是絕不動心的，只不過順眼望望罷了。少年商人也望着她，我明白他在怎樣想，他似乎瞧不透這個女子是何種人，但他無論如何不像能娶得她的人，雖然他是該當娶妻子了。女尼用嫉妬的眼光看着她。和尚是嘴裏唸着南無佛似地看着她。三個可憐的少年學生呢，我說這就有危險了，他們倒轉了頭，臉紅紅地怕被人發現似地，眼睛不時地在轉到她臉上去。車子顛簸得利害，那和她貼身坐着的學生，不幸他又似乎是年紀較長一些的，便趁着勢在擠着她。我很看得清楚，三個少年人心中是起了競爭了。

但我們底旅途中的尤物却似一個很有經驗的人，她是聲色不動。雖然我這樣自詡爲頗識得透女人的人，也不得不說她假裝得真與一個端莊的大家閨秀沒有兩樣。我暗自替她喝采，而有時也居然自己懷疑起來，或許我底眼光也判斷錯了。

汽車夫也在回過眼光來了。

車子簸動的利害，在我是很苦的事，但在那妄想着的學生是一個好機會。他儘力地衝突着她，她木然如不覺得。和尙閉一閉眼睛，脣吻一動在唸一聲南無佛。

我對於無畏庵的事也全然忘掉了，車早已過了惠靈站。車夫頻頻地回過頭來，向她微笑，甚至還點點頭，好像認識她而和她招呼似的。她臉色雖然仍是莊肅，但我十分瞧得出，眼色是對於這個汽車夫很透些神秘的意義的。我就是

在這情形上有些些猜測了。

我看着她。我會得用一種堅強而持久的眼光看一個女子，在我雖是遊戲，但在女子是幾乎沒有一個會不覺得可異的。我看着她，她隨即也注意到了。

她好像很害怕，又很煩亂，神色有些變了，但旋即恢復了原狀。這其間祇不過一二秒鐘，除了我，誰也沒有注意到。

車夫好像中了酒，車飛駛得越快了。一大片平疇在旋轉着，身子是被簸動得幾乎要反胃了。我從沒有坐過這樣的車，我想：有美麗的女子同着，不是旅行之福，這是不會錯的。我平生有過三次不幸，都是因為有一個美麗女子同着的原故。一次是到青島去，船裏有着日本的一個名字叫什麼燁子的著名美女優，中途遇到大霧，很恐怖地航行了五天。一次是在到杭州的車中，對座是我國著名的影劇明星柳近松女史，於是我失去了一個貴重錢包。第三次是在電車

裏，剛和一位經同行的朋友某君底介紹而招呼的某女校皇后交換第一句話的時候，車子給一部大運貨車猛撞了一下，一塊玻璃破了下來，傷了我底手腕。現在，車開行得這樣快，而車中又有着這樣一個美貌少女，怕不要再遇到第四次的不幸罷？

不錯，當一個人想到危險的時候，危險就來了。我凝想着在這個少女底媚姿中，我不曾知道汽車夫怎樣的疏忽了一下，車子陡然向斜刺裏疾馳出去。目擊着他開車的幾個乘客發了一陣驚喊，我向左右回轉頭來，一時不知出了什麼岔子。等車夫急行殺車的時候，我們已全體受到猛烈的震擊，車頭於是已半埋入一個路旁的土山底崖壁裏。

每個依次地倒在隣座人底身上的乘客跳下車來了。擠壞了脚的人手撫摩着脚，頭昏的人捧着頭，幸而都沒有大的傷害。車既已壞了，喧噪，責問和抱怨

都是不中用的。好在離目的地不過一二里路了。客人便自認着不幸各自邁步走了。正是將近五點鐘的垂暮天氣，曠野上的秋空是很可觀賞的，寂靜的大樹和土阜如像黑影繪似的描在五色燦爛的東方的天上，這裏有一個年老的鄉人在掘取蕃芋，那裏有三兩個牧羊人在遠離着他們底羊羣席地鬪草，遠處村舍底屋上巋巋地升起了青色的幻想的炊煙，空氣中浮漾着村巷裏的大吠聲，呼人聲。對着這樣的景色，憬然地冥想着我身如在米萊 (millets) 底畫幅中。我是這樣久遠地離絕了鄉村了！我吸着一支和平的捲煙，預備漫步地走到我底朋友底棲隱所。

有意無意地正看見那個同車的少女。她正在重新結束她所帶着的一個花布包裹，高高地好像是很重的。乘客都已走在前面了。她似乎很感到困難，如她那樣的女人，要手提着這樣大的包裹而走到閔行鎮市上，確是不可能的。我看

她躊躇着。我也因此暫住了。

她很困難地挈了那累墜的包裹一步一步地挨着走，氣已經喘得很急了，臉暈着嬌紅。她走上到我身邊了，她顯然是有意地避開了我，走到路底那一邊去。我一路慢慢地按照着她底步武走，紙煙燒上指甲了。我不止地注意着她，心中詫異着這樣罕見的美貌。她也有心無心地看着我，臉色之間似乎頗靚靚地。

「我替你拿了這包裹罷……」

我故意穿過路去，這樣說，心想加上一個稱呼，但不知應當怎樣說才對。

出於意外的是她並不答話，祇是笑。笑得很異樣，雖然我現在已不能用文字描摹牠怎樣的使我詫異。兩排純白的牙齒露出着。眼光中顯現着某一種意義，譏諷着我？勾引我？或是自己有些窘迫？那是都不可得知的。

但結果是我從她手裏接過那個包裹來。很重，即使是我——我並非是一個孔武有力的人，我底意思是不過要說明即使是一個男子——也幾乎不能隨意地向前趕路了。

這個效勞使我有與她交談的特權。我們慢慢地走。秋暮的風吹亂了我底髮和她底，衣衫獵獵，頗有一番風致。我隨意地詢問她，她居然也對我有各方面的探問。

同行時的談話，並不能使我們相互地知道了對方底真實，我所能從她那裏得知的是她是一個小學教師底妻子，她也曾讀過書，識幾個字，現在是從上海買了些什物回來。她所能從我這裏得知的是我是個在營本部裏當參謀的，現在是到閩行去看朋友。關於我底職業，當有人問起的時候，我常是歡喜捏造出一種名目來應答的。這並不是我願意有所掩飾或說謊，只是因為我底職業……

唉，我又有什麼職業呢！在上海似的這種地方，對人說我是並沒有職業，這是最危險，最吃虧的事，你會得因此而沒有住處，或甚至失去了法律上的保障。但我何以要對這個邂逅着的美少女說出這種使人遠而避之的職業來，那是連我也不明白當時是被動於於那一種概念了。

走到閔行鎮的汽車站，夜底黑影已在降下來了。停車場上寂靜得緊，沒一個人，人家底玻璃窗裏閃動着幾點燈火。

「到了，我自己來拾罷。對不住，謝謝你，」她這樣說，暮雲下似乎她很高興着，伸出手來想接過她底包裹去。

「府上在那裏，讓我送到了罷，天已經夜了。」

我好奇地說。心想去看看她底居處。

這在她，似乎是意外的。她好像很不願意我送她到家，手還是伸出着，急

於要將那包裹接了去似的，她說：

「不敢當的，我自己好拿了，沒多少路了。」

於是，包裹還了給她，她再謝了我一聲，我看她後影消失在一條修長的幽巷中去了。

第三天下午，我和無畏君的話也談完了，他在廊前和一個鄉親斟酌些田園上面的事情；我獨自在長廊下閒步着。看看天空，最早的歸鴉的第一羽已經啞啞地鳴着飛奔向巢中去，我悠然地想起了那個來時同車着的，有些異樣的少女。

她是何等樣的人呢？我不禁心中回復着疑慮。普通，小學教師的妻子，人品是最複雜的，可以有式微了的大家閨秀，可以有端莊的小家碧玉，可以有營

着秘密生活以幫助她丈夫底經濟的賣笑女。她究竟是那一種人呢？或許，她所說的她是一個小學教師的妻子的這句話，也是不能信任的。

總之，在我底自詡爲能看透一個女子的眼光中，她，因爲被她底美貌所掩飾，成爲一個要加以考察的神秘的目的物了。

閒着沒事，我就緩步地走到街上。

這是個江濱的市鎮，油和米是大宗商品。這是已在黃昏，油廠裏，米廠裏都靜悄悄地早已停止了工作，由上海到平湖去的下午的小輪早已過去，四散到各小鄉鎮的划子也都早已開出了，船埠上沒有一個人，江水打着木樁，禿禿地響着。我穿過了那唯一的大街，來到江邊。江上籠罩着一重晚煙，朦朧地不能看得很遠。幾隻大航船底高聳着的桅杆支着大的帆隱約地可以看見，但都好像老是停住着在一個固有的地方似的。漁船如落葉似的在盪漾着向岸邊來。

同是一條江水，在下游的上海底江面上，此時是有不少的人和貨物在上下着，水面上映照得燈光燦爛，不愧爲一個煩亂的都會的江面，而此地，却靜寂得如在中世紀神話裏所講到的有怪異的船隻浮到仙境裏去的江流。我這樣地閒想在船埠上。

在上游，距離我站立着的地方約一百五十碼光景，靠我這一方面的江岸突出着一塊土岬。伸出在水面上約摸有一丈長，朦朧中望去，似一塊石磯。這時有一艘小船從對岸浮來，好像是要到這個土岬邊去停泊似的。

那是普通的小蓬船，一個人搖着橈，艙中不知有沒有人，我想這準是鄉人底歸舟。但當看見那艘船停泊在土岬旁邊而並沒有人上岸來的時候，我底逆料是錯了。我於是想這是預備夜泊的船，在鄉下，這種情形是很多的。

天色很昏冥了，江面上的風吹得人冷冷的，我想返身回去了。走出船埠，

走過了一條小巷，昏暗中，有一個纖小的人形從巷中閃出來，擦身走過。我返身一看，顯然是一個女子底後形，走遠了，消失在幽黑中。再前走幾步，忽然想起這個女身底後影底消逝和前天同車的那個少女底後形消逝在長巷中對於我竟有同樣的感覺。心中又想念起那個少女。

好奇心使我回轉身去追蹤她。我小心地在後走，她是走得很快，手中似乎捏着一個小包，這樣的疾走，全不似前天那樣嬌弱的姿態了。她儘是向前走，走過了船埠，走過了市梢頭的最後一家油坊，沿着江岸上的小路走。到那裏去呢，這樣遲的時候，又這樣地急疾，一個孤身的女子？她頭也不回轉來，但我看得出好像很嚴肅的樣子。我在很遠的距離中跟蹤着，她沒有覺得。

我正在奇怪的時候，她忽然在前拍着手掌，好像做什麼暗號似的，隨即黑暗中也有了一個掌聲響應着她。我於是明白了她一定有什麼秘密的勾當，對方的

掌聲聲顯然是從那一點一個燈火而悄悄地停泊在土岬下的小船上來的。

如盤子大的黃色的月已在江面上升起來，這是望日前後的月，而且又是接連着的雨夜之後的第一個秋霽的月。水波，土岬，小船，她底身材，都顯明地影繪在月光裏。我止住步，隱身在一株樹後看着。

她走到了土岬邊，小船上跳上一個人來，從她手中接去了她所拿着的東西，又很敏捷地跳下船去。她便也立刻回身，向原路回來了。走過我所隱匿着的樹前，從月光下看得清清楚楚，怎麼不是前天同車的那個女子呢？

回看江面上，黑黢黢的有十幾艘大船在銜接着逆流前進，土岬下的秘密的小船已盪了開去，有人在和那些大船上打着呼哨。四野裏是寂靜無聲，祇有江水在花花地響。

次日，從早上起天色就又變了，細雨瀟瀟地下個不停。我除了與無畏君閒

談外，把所有的獨自的時間都花費在對於那個女子的幻想。昨夜所目擊的事
情，我是已經佔定了，她一定是幹着什麼私販的勾當，測度起來，如果認為危
險一些，說不定她所秘密地交給那小船上的小包裏是藏着軍火，至少，平穩一
些，也得是煙土嗎啡或海洛因一流毒物。但我所驚異的是如她這樣的姿色的人
而做這種可怕的秘密的事情，真是有些不稱似的。說是個小學教師底妻子，恐
怕也未必是真話吧。

事情是完全於我無干，但不知怎的，我心中有老是記望着。雖然也可以說是
爲了她底美貌之故，但她底美貌和事業，於我又有什麼干連呢？我確然對於這
個女子並不會有過染指的慾念。我心中不捨地記望着，我却並未知道如何才
好，我並不存心要探聽那個女子底居處和生活，也更不會想查考她昨夜所做的
事情底真相。這樣地又過了一夕。

次晨，居然晴了，太陽光很溫暖。無畏君尚未起身，我便獨自用過了早茶，信步出去到街上走走。心中頗有着能再見見她也好的意思。市上正是充滿了魚腥的時候，我掩着鼻子從賣菜的人底籃子堆裏穿過，想還是到江邊或花園裏去走走，呼吸些新空氣。

在將近市梢的一條小巷口，手拿着秤在與一個蔬菜小販交易的女人不就是那個心中沒有捨棄的祕密的人嗎？我原知道在這樣的小鎮上，要尋找一個人是很容易的。我走近去，她已經買好了菜，轉身進巷裏去了。

我跟着在後面，這回是存心要使她覺察到了。我把脚步放重，并且又裝着咳嗽。她隨即回過頭來，看見我了。

她向我微笑着，點了點頭。

「買菜嗎？」我搭趣着問。

她停了脚步，等我上前去：「是呀！」

「你住在這巷裏嗎？」

「是呀。」

她笑着看着我，覺得我有些傻氣似的，又向前走了，在她，是以爲我們之間的話完了。至於我，也覺得是沒有話可說了。但我並不想就是這樣的捨棄了她，我是又被她底美貌底魅力挽住了。

「慢走呀！……」

「什麼事？」

她很有些詫異我這樣的糾纏了。

「昨天我看見你呢。」我終於說了出來。

「昨天？沒有這會事吧？」她張大着眼睛。

「有這會事，是昨天……黃昏時候，我看見你遞一樣東西給小船上，……」我笑着說。

我現在竟記不起當時說此話的時候，我底眼睛裏究竟含着些什麼意義，我真不解她何以會得這樣的吃驚。她是頓然間手裏微微地震了一次，臉色也略略地變動了一下，但隨即都恢復了原狀，好像沒有感覺到什麼。這是我至今追想起來，也還是佩服着的。

「沒有這會事呀，你恐怕錯看了人呢。」

她這樣說。我心中更懷疑起來，我十分肯定地估料着她一定是過着一種秘密的生活。她爲什麼要這樣的瞞住着呢？我對她冷笑了一下。

這好像給予她一陣輕微的顫動。

「你看錯了人呢，」這樣說着，她向道旁一扇黑漆得很亮的矮矮的門裏走

了進去，留一瞥懷疑的眼光給我。

我隨即後悔着不該把那件目擊着的事情說破的。這樣做了，既是對於她少一個接近的機會，而且在我自己還說不定要有後禍。但我素來是個隨遇而安的人，這種思慮在我腦筋中佔據得並不長久。

下午在無畏君書齋中幫他審查幾種新收到的精刻本書，替他翻檢各家藏書誌，書目，研究紙質和字型，直到四點多鐘。出來走到池塘邊，看看已是日色西沉的時候，便又無端地想起那個女子。在我是以爲心愛着的美貌女子，如果能夠與我略通情愫，無論時間的久暫，都是好的。我並非是想佔有一個女子，我絕沒有那個思想，我到如今也還是一個處男，我不過要認識每一個美貌的女子。人說我意淫也得，就是說我好色也沒有什麼不可以的。

我又信步地走到早上遇見她的那條小巷裏，找到了她所曾進去的那扇矮矮

的門。我在門前徘徊着，好久好久，沒一個人出來，也絕不有什麼動靜。巷裏的人家全都是這樣的靜寂，不禁想起從前詩詞中所寫的門巷愔愔的情景。

我失望地走出巷去。走出巷便是大街，向東一望，滔滔江水又橫在前面。於是我重又走上輪船碼頭，瀏覽江上的晚雲歸棹。

再看看那邊土岬邊，不再有什麼船隻，只有一條野犬在叢草間。我再拖曳着無聊的脚步走過去，心想到那個土岬上去登陟一番。走近土岬，聽得有一陣女人底歌聲在水面上，但看看這時的江上是很乾淨，左近並沒有什麼船隻。野犬看見有人過去，便狂吠起來。到了那土岬底頂上，才看見牠後面的岸灘邊停泊着一艘蓬船。歌聲正是從那邊出來的。我正在感覺到這歌聲好像是熟識的，因為被犬吠聲所驚動，船裏有人在推開了蓬出來了。

呀，又是她！

她看見立在土艙上的是我，好像很有怒意似的，立即走出船來：

「是你嗎？我知道一定是你。」

「我倒不曉得船裏的人是你，在等什麼人呀？」

「等你呀！」

她說着跳上岸來。

「我問你，你爲什麼老是跟着我？」她正色地責問我。

「我跟着你嗎，你爲什麼要禁止一個人跟隨一個美麗的女子呢？」

我微笑着說。

我抽出一支紙煙來吸了。她靜默着，眼睛沉思地凝看着我。

「你是不是在營裏的呢？」

「是的，我已經告訴你了，那於你有什麼相干呢？」

「你來做什麼的？」

「看朋友呀。」

我開始覺得她責問得太奇突了。她對於我可有什麼懼怕嗎？她可是將對於我有什麼動作嗎？由前晚那樣的事情看來，她顯然是個危險的女子。但是我可要避開她嗎，不，她是這樣的美麗！

「你想做什麼呢，先生？」她又問。

我笑起來了，我想做什麼呢？這在我自己也沒有知道，我是來做什麼的呀。

「姑娘，這可叫我難說了，我並不想來做什麼的，當我沒有走到這裏之前，我還沒有知道這裏有船，也更不知道這船裏有着你。放心罷，姑娘，你約會什麼人嗎？我是可以讓開這個地方的。」

我向她鞠躬着。

她冷笑着，從我手裏搶了我底紙烟去，吸着，並且在我帽子上打了一下：

『去罷，停會有人來，你不會得有好運氣。我們讓開你了，你要做個聰明的人！你如果不願意，就請到船上來等你底命運也好。……』

她底語言是這樣的有力，牠使我心中顫動，我真不解她是什麼意思，她好像對於我又好意，又惡意似的。她底話，似乎都是真的，並不對我有什麼謊騙。

她大笑着很輕捷地跳下船去，把船篷拉攏了。幾秒鐘後，她又推開了船篷，看見我還是癡立着，又笑起來了。

『癡人，還不去嗎？你沒有覺得你底危險嗎？』

天色又照例地黑下來了，被她底嚴重的話所恫嚇，我走下那土岬，依照着

她底催促，回去了。正走之間，約略地看見前路有一羣人來了。忽然又想起了她底話，心中未免有些震懾，便在樹後隱匿了。

走過的確是五六個身材強壯的少年男子，手裏各人提着大大的包裹。他們走向那土岬後面，拍着手做個信號，小船裏的她底語聲又在我耳中響着了。不多一會，那小船便盪了開去，逆流而上。

我都看見得很清楚。我便又跑上那土岬瞭望着。暮靄中隱約看見有人在船頭上指點着。船是漸漸地遠了。我呆望着。

她底聲音忽然破空而起：「留心啊！」

接着「砰」的一聲，我覺得有一顆子彈從我身旁擦過。於是我返身走了。

她底笑聲歌聲又同時在朦朧的江水上響起來。漸漸地遠了，低下去。

在晚風的歸路上，我百方地思索着這謎似的奇遇。我不解這是怎麼一會

事，對於她，我終於不明白她是何等女子，對於那個發鎗的人，我不知與他結下了什麼仇怨。

晚飯後的無畏庵的燈下，我把我底故事詳細地告訴我底朋友。他也不能替我解釋。他底一個少年僕人，他是在座後聽着我訴說的，却好像知道着這事情底真相的：

「先生，你說的可是那個紅頭髮女人嗎？」

「不錯，正是那個鼻子高高的紅頭髮的女人。……你認識她嗎？」

「並不認識，但是曉得她是一個販鴉片嗎啡的人，她有一個父親，是個鹽梟，新近才到本鎮來。近來每天夜裏有幾十船私鹽搖過，據說都是她父親的。她常常到上海去私帶鴉片和嗎啡，再派人用小船偷帶到各城市去賣。……」

『沒有人去捉她們嗎？……』我問。

『這裏沒有大兵，他們怕誰？況且他們是常常從這個鎮到那個鎮地遊行着的，這裏有人要想去捉他們了，他們就搬走了，甚至他們還可以住在船裏，不上岸來。他們有幾百隻船，過境的時候，警察和官兵都不敢說一句要搜查的話。……』

我方才從僕人底嘴裏明白我所做下的是怎麼一回事。這是一個怎樣殘酷的誤會呢？祇爲了我自承是在營部裏的人，於是無端地驚散了一羣平安的浪漫的生活着的人。我難道真是到閔行來要蓄意對於她們有什麼不利的嗎？現在是鑄成了這樣的錯誤，在我是幾乎中了不情的鎗彈；在她是又將辛苦於一種水上的浮浪的生涯。思想起來，心中感到頗有些不安呢。

梅雨之夕

梅雨又淙淙地降下了。

對於雨，我倒並不覺得嫌厭，所嫌厭的是在雨中疾馳的摩托車的輪，牠會得濺起泥水猛力地灑上我底衣袴，甚至會連嚼裏也拜受了美味。我常常在辦公室裏，當公事空閒的時候，凝望着窗外淡白的空中的雨絲，對同事們談起我對於這些自私的車輪的怨苦。下雨天是不必省錢的，你可以坐車，舒服些。他們會這樣善意地勸告我。但我並不會屈就了他們的好心，我不是爲了省錢，我喜歡在滴瀝的雨聲中撐着傘回去。我底寓所離公司是很近的，所以我散工出來，便是電車也不必坐，此外還有一個我所以不喜歡在雨天坐車的理由，那是因爲

我這不曾有一件雨衣，而普通在雨天的電車裏，幾乎全是裹着雨衣的先生們，夫人們或小姐們，在這樣一間狹窄的車廂裏，滾來滾去的人身上全是水，我一定會雖然帶着一柄上等的傘也不免滿身淋漓地回到家裏。況且尤其是在傍晚時分，街燈初上，沿着人行路用一些暫時安逸的心境去看看都市的風景，雖然拖泥帶水，也不失爲一種自己底娛樂。在濛霧中來來往往的車輛人物，全都消失了清晰的輪廓，廣闊的路上倒映着許多黃色的燈光，間或有幾條警燈底紅色和綠色在閃爍着行人底眼睛。雨大的時候，很近的人語聲，即使聲音很高，也好像在半空中了。

人家時常舉出這一端來說我太刻苦了，但他們不知道我會得從這裏找出很大的樂趣來，即使偶爾有摩托車輪的濺滿泥濘在我身上，我也並不會因此而改了我底習慣。說是習慣，有什麼不妥呢，這樣的已經有了三四年了。有時也偶

爾想着總得買一件雨衣來，於是可以在雨天坐車，或者即使步行，也可以免得被泥水濺着了上衣，但到如今這仍然留在心裏做一種生活上的希望。

在近來的連日的大雨裏，我依然早上撐着傘上公司去，下午撐着傘回家，每天都如此。

昨日下午，公事堆積得很多。到了四點鐘，看看外面雨還是很大，便獨自留下在公事房裏，想索性再辦了幾樁，一來省得明天要更多地積起來，二來也借此避雨，等牠小一些再走。這樣地竟逗遛到六點鐘，雨早已止了。

走出外面，雖然已是滿街燈火，但天色却轉清朗了。曳着傘，避着簷滴，緩步過去，從江西路走到四川路橋，竟走了差不多有半點鐘光景。郵政局的大鐘已是六點二十五分了。未走上橋，天色早已重又冥晦下來，但我並沒有介意，因為曉得是傍晚的時份了。剛走到橋頭，急雨驟然從烏雲中漏下來，瀟瀟

的起着繁響。看下面北四川路上和蘇州河岸行人的紛紛亂竄亂避，祇覺得連自己心裏也有些着急。他們在着急些什麼呢？他們也一定知道這降下來的是雨，對於他們沒有生命上的危險，但何以要這樣急迫地躲避呢？說是爲了恐怕衣裳給淋溼了，但我分明看見手中拿着傘的和身上披了雨衣的人也有些脚步踉跄了。我覺得至少這是一種無意識的紛亂。但要是我不會感覺到雨中閒行的滋味，我也是會得和這些人一樣地急突地奔下橋去的。

何必這樣的奔逃呢，前路也是在下着雨。張開我底傘來的時候，我這樣漫想着。不覺已走過了天潼路口。大街上浩浩蕩蕩地降着雨，真是一個偉觀，除了間或有幾輛摩托車，連續地沖破了雨仍奮鑽進了雨中地疾馳過去之外，電車和人力車全不看見，我奇怪牠們都躲到什麼地方去了。至於人，行走着的幾乎是沒有，但在店舖的簷下或蔽蔭下是可以一團一團地看得見。有傘的和無傘

的，有雨衣的和無雨衣的，全都聚集着，用嫌厭的眼望着這奈何不得的雨。我不懂他們這些雨具是爲了怎樣的天氣而買的。

至於我，已經走近文監師路了。我並沒什麼不舒服，我有一柄好的傘，臉上絕不會給雨水淋溼，腳上雖然覺得有些潮濕，但這至多是回家後換一雙襪子的事。我且行且看着雨中的北四川路，覺得朦朧的頗有些詩意。但這裏所說的「覺得」，其實也並未有什麼具體的思緒，除了「我該得在這裏轉灣了」之外，心中一些也不意識着。

從人行路上走出去，探頭看看街上有沒有往來的車輛，剛想穿過街去轉入文監師路，但一輛先前並沒有覺得的電車已停在眼前。我止步了，依然退進到人行路上，在一支電桿邊等候着這輛車底開出。在車停的時候，其實我是可以安心地對穿過去的，但我並不會這樣做。我在上海住得很久，我懂得走路的規

則，我爲什麼不在這個可以穿過去的時候走到對街去呢，我沒知道。

我數着從頭等車裏下來的乘客，爲什麼不數三等車裏下來的呢？這裏並沒有故意的挑選，頭等座在車底前部，下來的乘客剛在我面前，所以我可以很看得清楚。一個，穿着紅皮雨衣的俄羅斯人，第二個是中年的日本婦人，她急急地下了車，撐開了手裏提着的東洋粗柄雨傘，縮着頭鼠竄似地繞過車前，轉進文監師路去了，我認識她，她是一家菓子店的女店主。第三，第四，是像寧波人似的我國商人，他們都穿着綠色的橡皮華式雨衣，第五個下來的乘客，也即是末一個了，是一位姑娘，她手裏沒有傘，身上也沒有穿雨衣，好像是在雨停止了之後上電車的，而不幸在到目的地的時候却下着這樣的大雨。我猜想她一定是從很遠的地方上車的，至少應當在卡德路以上的幾站罷。

她走下車來，縮着瘦削的，但並不露骨的雙肩，窘迫地走上人行路的時

候，我開始注意着她底美麗了。美麗有許多方面，容顏底姣好固然是重要素，但風儀的溫雅，肢體底停勻，甚至談吐底不俗，至少是不惹厭，這些也有着份兒，而這個雨中的少女，我事後覺得她是全適合這幾端的。

她望路底上下看，又走到轉角上，文監師路，我曉得她是急於要招呼一輛人力車，但我看，跟着她底眼光，大路上清清地沒一輛車子徘徊着，雨還儘心地落下來。她旋即回了轉來，躲避在一家木器店底屋簷下，露着煩惱的眼色，並且蹙着細淡的長眉。

我也便退進在屋簷下，。雖則電車已開出，路上空空地我照理可以穿過去了。但我何以不即穿過去，走上了歸家的路呢？爲了對於這少女有什麼依戀麼？並不，絕沒有這種依戀的意識。但這也決不是爲了我家裏有着等候我回去在燈下一同吃晚飯的妻，當時是連我已有的思想都不曾有。面前有着一個美

的對象，而又是在一重困難之中，孤寂地隻身呆立着望這永遠地，永遠地垂下來的梅雨。祇爲了這些緣故，我不自覺地移動了腳步站在她旁邊了。

雖然在屋檐下，雖然沒有粗重的簷水溜滴下來，但每一陣風會得把涼涼的雨絲吹向我們。我有着傘，我可以如中古時期驍勇的武士似地把傘當作盾牌，擋着撲面襲來的雨的箭。但這個少女却身上間歇地被淋得很溼了，薄薄的綢衣，黑色也沒有効用了，兩支手臂已被畫出了牠們底圓潤。她屢次地旋轉身去，側立着，避免這輕薄的雨之侵襲她底前胸。肩膀上受些雨水，讓衣裳貼着了肉倒不打緊嗎？我曾偶爾這樣想。

天晴的時候，馬路上多的是兜搭生意的人力車，但現在需要牠的時候，却反而沒有了，我想着人力車夫底不善於做生意，或許是因爲需要的人太多了，供不應求，所以即使在這樣繁盛的街上，也不見一輛車子底踪跡，或許車夫也

都在避雨呢，這樣大的雨，車夫不該避一避嗎？對於人力車之有無，本來用不到關心的我，也忽然尋思起來，我並且還甚至覺得那些人力車夫是可恨的，爲什麼你們不拖着車子走過來接應這生意呢，這裏有一位美麗的姑娘，正竄立在雨中等候着你們的任何一個。

如是想着，人力車終於沒有蹤跡。天色真的晚了。遠處對街的店鋪門前有一兩個短衣的男子已經等得不耐而冒着雨，他們是拚着淋溼一身衣褲的，跨着大步跑去了。我看這位少女底長眉已皺壓得更緊，眸子瑩然，像是心中很着急了。她底憂悶的眼光正與我底互相交換，在她眼裏，我懂得我是正受着詫異。爲什麼你老是站在這裏不走呢？你有着傘，並且穿着皮鞋，等什麼人麼？雨天在街路上等誰呢？眼睛這樣銳利地看着我，不是沒懷着好意麼？從她將釘住着在我身上打量我的眼光移向着陰黑的天空的這個動作上。我肯定地猜測她是剛

這樣想着。

我有着傘呢，而且大得足夠容兩個人底蔭蔽。我不懂何以這個意識不早就覺醒了我。但現在牠覺醒了我將使我做什麼呢？我可以用我底傘給她障住這樣的淫雨。我可以陪伴她走一段路去找人力車。如果路不多，我可以送她到她底家。但如果路很多又有什麼不成呢？我應當跨過這一箭路，去表白我底好意嗎？好意？她不會有什麼別方面的疑慮嗎？或許她會得像剛才我所猜想着的那樣誤解了我，她便會得拒絕了我。難道她寧願在這樣不止的雨和風中，在冷靜的夕暮的街頭，獨自個立到很遲嗎？不啊！雨是不久就會停的，已經這樣連續不斷地降下了……多久了？我也完全忘記了時間底在這雨水中間流過，我取出時計來，七點三十四分。一小時多了。不至於老是這樣地降下來吧，看，排水溝已經來不及宣洩，多量的水已經積聚在牠上面，打着旋渦，掙扎不到流

下去的路，不久怕會溢上了人行路麼？不會的，決不會有這樣持久的雨，再停一會，她一定可以走了。即使雨不就停止，人力車是大約總能夠來一輛的。她一定會不管多大的代價坐了去的。然則我是應當走了麼？應當走了。爲什麼不……

這樣地又十分鐘過去了。我還沒有走。雨沒有住，車兒也沒有影蹤。她也依然焦灼地立着。我有一個殘忍的好奇心，如她這樣的在一重困難中，我要看她終於如何處理她自己。看着她這樣窘急，憐憫和旁觀的心理在我身中各佔了一半。

她又在驚異地看着我。

忽然，我覺得，何以以前會不覺得呢，我奇怪，她好像在等待我拿我底傘貢獻給她，並且送她回去，不，不一定是回去，祇是到她所要到的地方去。你

有傘，但你不走，你願意分一半傘蔭蔽我，但還在等待什麼更適當的時候呢？她底眼光在對我這樣說。

我臉紅了，但並沒有低下頭去。

用傘報來對付一個少女底注目，在結婚以後，我是不常有的。這是自己也旋即覺得可怪了。我將用何種理由來譬解我底臉紅呢？沒有！但隨即有一種男子的勇氣升上來，我要求報復，這樣說或許是較言重了，但至少是要求着克服她的心在我身裏急突地催促着。

終歸是我移近了這少女，將我底傘分一半蔭蔽給她，

——密司，車子恐怕一時不會得有，假如不妨礙，讓我來送一送罷。我有着傘。

我想說送她回府，但隨即想到她未必是在回家的路上，所以結果是這樣兩

用地說了。當說着這些話的時候，我竭力做得神色泰然。而她一定已看出了這勉強的安靜的態度後面藏匿着的我底血脈之急流。

她凝視着我半微笑着。這樣好久。她是在估量我這種舉止底動機，上海是個壞地方，人與人都用了一種不信任的思想交際着！她也許是正在自己委決不下，雨真的在短時期內不會止麼？人力車真的不會來一輛麼？要不要借着他底傘姑且走起來呢？也許轉一個灣就可以有人力車，也許就讓他送到了。那不妨事麼？……不妨事。遇見了認識人不會猜疑麼？……但天太晚了，雨並不覺得小一些。

於是她對我點了點頭，極輕微地。

——謝謝你，朱唇一啓，她迸出柔軟的蘇州音。

轉進靠西邊的文監師路，在響着雨聲的傘下，在一個少女底傍邊，我開始

詫異我底奇遇。事情會得展開到這個現狀嗎？她是誰，在我身旁同走，并且讓我用傘蔭蔽着她？除了和我底妻之外，近幾年來我並不會有過這樣的經歷。我回轉頭去，向後面斜看，店鋪裏有許多人歇下了工作對我，或是我們，看着，隔着雨底軒轅，我看得見他們底可疑的臉色。我心裏吃驚了。這裏有着我認識的人嗎？或是可有認識她的人嗎？……再回看她，她正低下着頭，揀着踏脚地走。我底鼻子剛接近了她底鬢髮，一陣香。無論認識我們之中任何一個人，他看見了這樣的我們的同行，會怎樣想？……我將傘沉下了些，讓牠遮蔽到我們底眉額。人家除非故意低下身子來，不能看見我們底臉面。這樣的舉動，她似乎很中意。

我起先是走在地右邊，右手執着傘柄，爲了要讓她也蔭蔽着，手臂便凌空了。我開始覺得手臂酸痛，但並不以爲是一種苦楚。我側眼看她，我恨那個傘

柄，牠遮隔了我底視線。從側面看，她並沒有從正面看那樣的美麗。但我却從此得到了一個新的發現：她很像一個人，誰？我搜尋着，我搜尋着，好像很記得，豈但……幾乎每日都在意中的，一個我認識的女子，像現在身旁並行着的這個一樣的身材，差不多的面容，但何以現在百思不得了呢？……啊，是了，我奇怪爲什麼我竟會得想不起來，這是不可能的！我底初戀的那個少女，同學，鄰居，她不是很像她嗎？這樣的從側面看，我與她離別了好幾年了，在我們相聚的最後一日，她還祇有十四歲，……一年……二年……七年了呢。我結婚了，我沒有再看見她，想來長成得更美麗了……但我並不是沒有看見她長大起來，當我腦中浮起她底印像來的時候，她並不還保留着十四歲的少女的姿態。我不時在夢裏，睡夢或白日夢，看見她在長大起來，我會自己構成她是個美麗的二十歲年紀的少女，她有好的聲音和姿態，當偶然悲哀的時候，她在

底幻覺裏會得是一個婦人，或甚至是一個年輕的母親。……

但她何以這樣的像她呢？這個橫顏，還保留十四歲時候的餘影，難道就是她自己麼？她爲什麼不會到上海來呢？是她！天下有這樣容貌完全相同的人麼？不知她認出了我沒有……我應該問她了。

——密司是蘇州人麼？

——是的。

確然是她，罕有的機會啊！她幾時到上海來的呢？她底家搬到上海來了嗎？還是，哎，我怕，她嫁到上海來了呢？她一定忘記了我了，否則她不會允許我送她走。……也許我底容貌有了改變，她不能再認識我，年數確是很久了。……但她知道我已經結婚嗎？要是沒有知道，而現在她認識了我，怎麼辦呢？我應當告訴她嗎？如果這樣是須要的，我將怎麼措辭呢？……

我偶然向道旁一望，有一個女子倚在一家店裏的櫃上。用着憂鬱的眼光，看着我，或者也許是看着她。我忽然好像發現這是我底妻，她爲什麼在這裏？我奇怪。

我們走在什麼地方了，我留心看。小菜場。她恐怕快要到了，我應當不失了一個機會。我要曉得她更多一些，但要不要使我們依舊繼續已斷的友誼呢，是的，至少也得是友誼？還是仍舊這樣地讓我在她底意識裏祇不過是一個不相識的幫助女子的善意的人呢？我開始躊躇了。我應當怎樣做才是最適當的。

我似乎還應該知道她正要到那裏去。她未必是歸家去吧。家——要是父母底家倒也不妨事的，我可以進去，如像幼小的時候一樣。但如果是她自己底家呢？我爲什麼不問她結婚了不會呢……或許，連自己底家也不是，而是她底愛人底家呢？我看見一個文雅的青年紳士。我開始後悔了，爲什麼今天這樣高興

，剩下妻在家裏焦灼地等候着我，而來管人家的閑事呢。北四川路上，終於會有人力車往來的，即使我不這樣地用我底傘伴送她，她也一定早已能雇到車子了。要不是自己覺得不便說出口，我是已經會得剩了她在雨中反身走了。

還是再考驗一次罷。

——密司貴姓？

——劉。

劉嗎？一定是假的。她已經認出了我，她一定都知道了關於我的事，她哄我了。她不願意再認識我了，便是友誼也不想繼續了。女人！……她爲什麼改了姓呢？……也許這是她丈夫底姓。劉？……劉什麼？

這些思想底獨白，並不佔有了我多少時候。牠們是很迅速地翻舞過我心裏，就在與這個好像有魅力的少女同行過一條馬路的幾分鐘之內。我底眼不常

離開她，雨到這時已在小下來也沒有覺得。眼前好像來來往往的人在多起來了，人力車也恍惚看見了幾輛。她爲什麼不雇車呢？或許快要到達她底目的地了。她會不會因爲心裏已認識了我，不敢廝認，所以故意延滯着和我同走麼？

一陣微風，將她底衣緣吹起，飄漾在身後，她扭過臉去避對面吹來的風，閉着眼睛，有些嬌媚。這是很有詩興的姿態，我記起日本的畫伯鈴木春信的一幀題名叫「夜雨宮詣美人圖」的畫。提着燈籠，遮着被斜風細雨所撕破的傘，在夜的神社之前走着，衣裳和燈籠都給風吹卷着，側轉臉兒來避着風雨底威勢，這是頗有些瀟脫的感覺的。現在我留心到這方面了，她也有些這樣的丰度。至於我自己，在旁人眼光裏，或許成爲她底丈夫或情人了，我也有些得意着這種自譬的假飾。是的，當我覺得她確是幼小時候初戀着的女伴的時候，我是如像真有這回事似地享受着這樣的假飾。而從她鬢邊頰上被潮潤的風吹過

來的粉香，我也聞嗅得出是和我妻所有的香味一樣的。……我旋即想到古人有「擔簞親送綺羅人」那麼一句詩，是很適合於今日的我底奇遇的，鈴木畫伯底名畫又一度浮現上來了。但鈴木底所畫的美人并不和她有一些相像，倒是我妻底嘴唇却與畫裏的少女底嘴唇有些彷彿的。我再試一試對於她底凝視，奇怪啊，現在我覺得她并不是我適才所誤會着的初戀的女伴了。她是另外一個不相干的少女。眉額，鼻子，顴骨，即使說是有年歲底改換，也絕對地找不出一些蹤跡來。而我尤其嫌厭着她底嘴唇側看過去，似乎太厚一些了。

我忽然覺得很舒適，呼吸也更通暢了。我若有意若無意地替她撐着傘，徐覺得手臂太酸疼之外，沒什麼感覺。在身旁由我伴送着的這個不相識的少女的形態，好似已經我底心的樊籠中被釋放出去。我才覺得天已完全地夜了，而傘上已聽不到些微的雨聲。

——謝謝你，不必送了，雨已經停了。

她在我耳朵邊這樣地嚶嚶。

我轟然驚起。收攏了手中的傘，一縷街燈的光射上了她底臉，顯着橙子的顏色。她快要到了嗎？可是她不願意我伴她到目的地，所以趁此雨已停住的時候要辭別我嗎？我能不能設法看一看她究竟到什麼地方去呢？……

——不要緊，讓我送到了罷，假使沒有妨礙。

——不敢當呀，我一個人可以走了，不必送罷。時光已是很晏了，真對不起得很呢。

看來是不願我送的了。但假如還是下着大雨便怎麼了呢？……我怨懟着不情的天氣，何以不再繼續下半小時雨呢，是的，祇要再半小時就夠了。一瞬間，我從她的對於我的凝視——那是爲了要等候我底答話——中看出了一種特殊

的端莊，我覺得凜然，像雨中的風吹上我底肩膀。我想回答，但她已不再等候我。

——謝謝你，請回轉罷，再會。……

她微微地側面向我說着，跨前一步走了，沒有再回轉頭來。我站在中路，看她底後形旋即消失在黃昏裏。我呆立着，直到一個人力車夫來向我兜攬生意。

在車上的我，好像飛行在一個醒覺之後就要忘記了的夢裏。我似乎有一樁事情沒有做完成，我心裏有着一種牽望。但這並不會很清晰地意識着。我幾次想把手中的傘張起來，可是隨即會自己失笑這是無意識的。並沒有雨降下來，完全地晴了，而天空裏也稀疏地有了幾顆星。

下了車，我叩門。

——誰？

裏面應門的聲音是我在傘底下伴送着走的少女底！奇怪，她何以又會在我家裏？……門開了。堂中燈火通明，背着燈光立在開着一半的大門邊的倒並不是那個少女。朦朧裏，我認出她是那個倚在櫃台上用嫉妬的眼光看着我和那個同行的少女的女子。我愉悅地走進門。在燈下，我很奇怪，爲什麼從我妻底臉色上再也找不出那個女子底幻影來。

妻問我何故歸家這樣的遲，我說遇到了朋友，在沙利文吃了些小點。因爲等雨停止，所以坐得久了。爲了要證實我這謊話，夜飯吃得很少。

水沫林叢書

水沫社同人及其朋友的好創作。都編入本叢書。詩歌小說戲曲散文都有。真能欣賞現代本國文學者。必不會對本叢書有所不滿。

• 初刊五種 •

我底記憶(詩集)

戴望舒著
實價三角

古國的人們(短篇集)

徐霞村著
實價五角

銀鈴(詩集)

蓬子著
實價三角

上元鐙(短篇集)

施蛰存著
實價七角

都市風景線(短篇集)

劉呐鷗著
實價六角

• 上元鏡 •

第一版 一一一五〇〇

• 實價 〇〇〇〇 •

著者 施 蟄 存

出版者 水沫書店

發行所：
上海北四川路公益坊內 水沫書店

一九二九年八月出版

184.00